



世界上所有的夜晚

第一章 魔術師與跛足驢

我想把臉塗上厚厚的泥巴，不讓人看到我的哀傷。

我的丈夫是個魔術師，兩個多月前的一個深夜，他從逍遙裏夜總會表演歸來，途經芳洲苑路口時，被一輛闖紅燈的摩托車撞倒在燈火闌珊的大街上。肇事者是個郊縣的農民，那天因為菜攤生意好，就約了一個修鞋的，一個賣豆腐的，到小酒館喝酒划拳去了。他們要了一碟鹽水煮毛豆，三隻醬豬蹄，一盤辣子炒腰花，一大盤烤毛蛋，當然，還有兩

斤燒酒。吃喝完畢，已是月上中天的時分了，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，賣豆腐的找炸油條的相好去了，只有這個菜農，惦着老婆，騎上他那輛破爛不堪的摩托車，趕着夜路。

這些細節，都是肇事後進了看守所的農民對我講的。他說那天不怪酒，而是一泡尿惹的禍。吃喝完畢，他想撒尿，可是那樣寒酸的小酒館是沒有洗手間的，出來後想去公廁，一想要穿過兩條馬路，且那公廁的燈在夜晚時十有八九是瞎的，他怕黑咕隆咚地一腳跌進糞坑，便想找個旮旯方便算了。菜農朝酒館背後的僻靜處走去。誰知僻靜處不僻靜，一男一女嘖嘖有聲地摟抱在一起親吻，他只好折回身上了摩托車，想着白天時走四十分鐘的路，晚上車少人稀，二十多分鐘也就到了，就憋着尿上路了。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護，使他騎得飛快，早已把路口的紅燈當做被撇出自家園田的爛蘿蔔，想都不去想了，災難就是在這時如七月飛雪一樣，讓他在瞬間由溫暖墜入徹骨的寒冷。

街上要是不安紅綠燈就好了，人就會瞅着路走，你男人會望到我，他就會等我過去了再過。菜農說這話的時候，嘴角帶着苦笑。

小酒館要是不送那壺免費的茶就好了，那茶盡他媽是梗子，可是不喝呢又覺得虧得慌。賣豆腐的不愛喝水，修鞋的只喝了半杯，那多半壺水都讓我飲了！菜農說，哪知道茶裏藏着鬼呢！

菜農沒說，肇事之後，他尿溼了褲子，並且委屈地跪在地上拍着我丈夫的胸脯哭嚎着說，我這破摩托跟個癩腿老驢一樣，你難道是豆腐做的？老天啊！

這是一位下了夜班的印染廠的工人、一個目擊者對我講的。所以第一個哭我丈夫的並不是我，而是“癩腿老驢”的主人。

我去看這個菜農，其實只是想知道我丈夫在最後一刻是怎樣的情形。他是在瞬間就停止了呼吸，還是呻吟了一會兒？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的，彌留之際他說了什麼沒有？

當我這樣問那個菜農的時候，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講的卻是小酒館的茶水、燒酒、沒讓他尋成方便的那對擁吻的男女、紅綠燈以及那輛破摩托。這些全成了他抱怨的對象。他責備自己不是個花心男人，如果乘着酒興找個便宜女人，去小旅館的地下室開個房間，就會躲過災難了。他告訴我，自從出事後，他一看到紅色，眼睛就疼，就跟一頭被激怒的公牛一樣，老想撞上去。

我那天穿着黑色的喪服，所以他看待我的目光是平靜的。他告訴我，他奔向我丈夫時，他還能哼哼幾聲，等到急救車來了，他一聲都不能哼了。

他其實沒遭罪就上天享福去了，菜農說，哪像我，被圈在這樣一個鬼地方！

我看你還年輕，模樣又不差，再找一個算了！這是我離開看守所時，菜農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。他那口吻很像一個農民在牲口交易市場選母馬，看中了一匹牙口好的，可這匹被人給提前預定了，他就奔向另一匹牙口也不

錯的馬，叫着，它也行啊！

可我不是母馬。

我從來不叫丈夫的名字，我就叫他魔術師，他可不就是魔術師麼！十幾年前，我還在一所小學教語文，有一年六一兒童節，我帶着孩子們去劇場看演出。第一個出場的就是魔術師，他又高又瘦，穿一套黑色燕尾服，戴着寬檐的上翹的黑禮帽，白手套，拄一根金色的柺杖，在大家的笑聲中上場了。他一登臺，就博得一陣掌聲，他鞠了一個躬，柺杖突然掉在地上，等到他撿起它時，金色的柺杖已經成了翠綠色的了，他詫異地舉着它左看右看時，柺杖又一次“失手”落在地上，等他又一次撿起時，它變為紅色的了。讓人覺得舞臺是個大染缸，什麼東西落在上面，都會改變顏色。誰都明白魔術師手中的物件暗藏機關，但是身臨其境時，你只覺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，蘊藏着無限風雲。

我大約就是在那一時刻愛上魔術師的，能让孩子們綻開笑容的身影，在我眼中就是奇

蹟。

奇蹟是七年前降臨的。

由於我寫的幾篇關於兒童心理學方面的論文在國家級學刊上發表了，市婦女兒童研究所把我調過去，當助理研究員。剛去的時候我雄心勃勃地以為自己會幹一番大事業，可是研究所的氣氛很快讓我產生了厭倦情緒。這個單位一共二十個人，只有四名男的。太多的做學問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絕不是什麼好事情，大家互相客氣又互相防範，那裏雖然沒有爭吵，可也沒有笑聲，讓人覺得一腳踩進了陰冷陳腐的墓穴。由於經費短缺，所有的課題研究幾乎很難開展和深入，我開始後悔離開了學校，我懷念孩子們那一張張葵花似的笑臉。研究所訂閱了市晨報和晚報，報紙一來，人們就像一羣飢餓的狗望見了骨頭，爭相傳閱。我就是在瀏覽晚報的文體新聞時，看到一篇關於魔術師的訪問，知道他的生活發生了變故的。原來他妻子一年前病故了，他和妻子感情深厚，整整一年，他沒有參加任何演出。現在，他準備重返舞臺

了。我還記得在採訪結束時，魔術師對記者所講的那句話：生活不能沒有魔術。

我開始留意魔術師的演出，無論是在大劇院還是小劇場的演出，我都場場不落。我樂此不疲地看他怎樣從拳頭中抽出一方手帕，而這手帕倏忽間就變為一隻撲棱棱飛起的白鴿；看他如何把一根繩子剪斷，在他雙手抖動的瞬間，這繩子又神奇地連接到了一起。我像個孩子一樣看得津津有味，發出笑聲。魔術師那張瘦削的臉已經深深地雕刻在我心間，不可磨滅。

有一天演出結束，當觀眾漸漸散去，他終於向臺下的我走來。他顯然注意到了我常來看他的表演，而且總是買最貴的票坐在首排。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，你想學魔術？

我沒有學成魔術，我做了魔術師的妻子。

我們結婚的時候，他所在的劇團的演出已經江河日下，進劇場的人越來越少了。魔術師開始頻繁隨劇團去農村演出。最近幾年，他

又迫不得已到一些夜總會去。那些看厭了豔舞、唱膩了卡拉 OK 情歌的男人們，喜歡在夜晚與小姐們廝混得透出乏味時，看一段魔術。有時看到興頭上，他們就把鈔票揚到他的臉上，吆喝他把鈔票變成金磚，變成女人的繡花胸衣。所以魔術師這幾年的面容越來越清癯，神情越來越憂鬱。他多次跟劇團的領導商量，他不想去夜總會了，領導總是帶着企求的口吻說，你是個男人，沒有性騷擾的問題，他們看魔術，無非就是尋個樂子，你又不傷筋動骨的；唱歌的那些女的，有時在接受獻花時還得遭受客人的“揩油”呢，人家順手在胸脯和屁股上摸一把，她們也得受着。爲了劇團的生存，你就把清高當成破鞋，給撇了吧！

魔術師只得忍着。他在夜總會的演出，都是劇團聯繫的。演出報酬是四六開，他得的是“四”，劇團是“六”。他常用得來的“四”，爲我買一束白百合花，一串炸豆腐乾或者是一瓶紅酒。

月亮很好的夜晚，我和魔術師是不拉窗簾

的，讓月光溫柔地在房間點起無數的小蠟燭。偶爾從夢中醒來，看着月光下他那張輪廓分明的臉龐，我會有一種特別的感動。我喜歡他凸起的眉骨，那時會情不自禁撫摩他的眉骨，感覺就像觸摸着家裏的牆壁一樣，親切而踏實。

可這樣的日子卻像動人的風笛聲飄散在山谷一樣，當我追憶它時，聽到的只是瀰漫着的蒼涼的風聲。

魔術師被推進火化爐的那一瞬間，我讓推着他屍體的人停一下，他們以為我要最後再看他一眼，就主動從那輛冰涼的跟擔架一樣的運屍車旁閃開。我用手撫摸了一下他的眉骨，對他說，你走了，以後還會有誰陪我躺在牀上看月亮呢！你不是魔術師麼，求求你別離開我，把自己變活了吧！

迎接我的，不是他復活的氣息，而是送葬者像漲潮的海水一樣涌起的哭聲。

奇蹟沒有出現，一頭瘸腿老驢，馱走了我的魔術師。

我覺得分外委屈，感覺自己無意間偷了一件對我而言是人世間最珍貴的禮物，如今它又物歸原主了。

我決定去三山湖旅行。

三山湖有著名的火山噴發後形成的溫泉，有一座溫泉叫“紅泥泉”，據說淤積在湖底的紅泥可以治療很多疾病，所以泡在紅泥泉邊的人，臉上身上都塗着泥巴，如一尊尊泥塑。當初我和魔術師在電視中看到有關三山湖的專題片時，就曾說要找某一個夏季的空閒時光，來這裏度假。那時我還跟他開玩笑，說是湖畔坐滿了塗了泥巴的人，他肯定會把老婆認錯了。魔術師溫情地說，只要人的眼睛不塗上泥巴，我就會認出你來，你的眼睛實在太清澈了。我曾爲他的話感動得溼了眼睛。

如今獨自去三山湖，我只想把臉塗上厚厚的泥巴，不讓人看到我的哀傷。我還想在三山湖附近的村鎮走一走，做一些民俗學的調查，收集民歌和鬼故事。如果能見到巫師就

更好了。我希望自己能在民歌聲中燃起生存的火焰，希望在鬼故事中找到已逝人靈魂的居所。當然，如果有一個巫師真的會施招魂術，我願意與魔術師的靈魂相遇一刻——哪怕只是閃電的剎那間。

第二章 蔣百嫂鬧酒館

我在烏塘下車了。不是我不想去三山湖，而是前方突降暴雨，一段山體滑坡，掩埋了近五百米長的路基，火車不得不就近停靠在烏塘。鐵路部門說，搶修最快要兩天時間。旅客們怨氣沖天，一會兒找車長要求賠償，一會兒又罵滑坡的山體是老妓女，人家路基並沒想摟抱你，你往它身上撲什麼呀。沒人下車，好像這列車是救生艇，下了就沒了安全保障似的。

在旅行中不能如期到達目的地，在我已不是第一次了，這裏既有不可抗拒的天氣因素，也有人爲的因素。有一次去綠田，長途客車就在一個叫黑水堡的寨子停了整整十個小時。茶農因不滿茶園被當地的高爾夫球場項目所徵用，聚集在交通要道上，阻斷交通，要向當地政府討一個“說法”。茶農們席地而坐的樣子，簡直就是一幅鄉野的夜宴圖。他們有的吃着涼糕，有的就着花生米喝燒酒，有的啃着蘿蔔，還有的嚼着甘蔗。最後

政府部門不得不出面，先口頭答應他們的請求，他們這才離開公路。記得當地的交警呵斥他們撤離公路，說他們這樣做是違法的時候，茶農理直氣壯地說，霸佔了我們茶園就不算違法了？領導先違法，我們後違法，要是抓人，也得先抓他們！

烏塘是煤炭的產地，煤窯很多，空氣污濁。滯留在列車上的旅客開始向服務員大喊大叫，他們要免費的晚餐，那已是黃昏時分了。車窗外已經聚集了一些招攬生意的烏塘婦女，她們個個穿着質差價廉的豔俗的衣裳，不是花衣紅裙粉鞋子，就是紫衣黃褲配着五彩的塑料項鍊，看上去像是一羣火雞。她們殷勤地召喚列車上的人下車，都說自己的旅店的牀又幹淨又舒服，一日三餐有稀有幹、葷素搭配，有幾個男人禁不住熱湯熱水和牀的誘惑，率先下車了。我正在猶豫着，鄰座的一位奶孩子的婦女撇着嘴對她身旁的一個呆頭呆腦的男人說，這火車也真不會找地方壞，壞在烏塘這個爛地方！人家說這裏下煤窯的男人死得多，烏塘的寡婦最多。

還真是啊，瞧瞧站臺上那些個女的，一個個八輩子沒見過男人的樣子！她鄙夷地掃了一眼那些女人，然後垂頭把奶頭從孩子的嘴裏拔出來，怨氣沖沖地說，我這對奶子攤上你們爺倆兒算是倒黴，白天奶小的，黑天喂大的，沒個閒着的時候！今晚有沒有飯還兩說着呢，小東西可不能把我給抽乾了！她懷中的嬰兒因為丟了奶頭，哇哇哭鬧着。婦女沒辦法，只得又把那顆黑莓似的奶頭摠回嬰兒的嘴裏。嬰兒立刻就止了哭聲，咂着奶。女人罵，小東西長大了肯定不是個好東西，一個有奶就是孃的主兒！

烏塘寡婦多，而我也是寡婦了，婦女的話讓我做了下車的決定。我將茶桌上的水杯收進旅行箱，走下火車。

腳剛一落到站臺的水泥青磚上，就感覺黃昏像一條金色的皮鞭，狠狠地抽了我一下。在列車上，因為有車體的掩護，夕照從小小的窗口漫進車廂，已被削弱了很多的光芒，所以感受不到它的強度。可一來到空曠之地，夕陽涌流而來，那麼的強烈，那麼的有韌

性。光與光密集的聚合與糾集，就有了一股鞭打人的力量。

七八條女人的胳膊上來撕扯我，企圖把我拉到她們的店裏去。我選中了獨自站在油漆斑駁的欄杆前袖着手的一個婦女。她與其他女人一樣打扮得很花哨，一條綠地紫花的褲子，一件粉地黃花的短袖上衣。她的頭髮燙過，由於侍弄得不好，亂蓬蓬的，上面落了一層棉花絨子，看來她先前在家做棉活來着。她臉龐黑紅，皮膚粗糙，厚眼皮，塌鼻子，兩隻眼睛的間距較常人寬一些，嘴脣紅潤。她的那種紅潤不刺目，一看就不是脣膏的作用，而是從體內散發出的天然色澤。我撥開衆人朝她走去的時候，她衝我笑笑，說，你願意住我家的店麼？我說是。她上下左右地仔細打量了我一番，說，我家的店不高級，不過乾淨。我說這就足夠了。婦女又說，我沒有發票開給你。我說我不需要。她這才接過我的旅行箱，引領我走出站臺。

烏塘的站前廣場是我見過的世界上交通工具最複雜的了。它既有發向下轄鄉鎮的長

途客車，還有清一色的夏利牌出租車，以及農用三輪車和腳踏人力車。最出乎意料的，幾掛馬車和驢車也堂而皇之地停泊在那裏。不同的是機械車排出的是尾氣，而馬車驢車排出的則是糞球。

婦女擤了一把鼻涕，把我領向西北角的一輛驢車。車上坐着一個仰頭望天的瘦小男孩，也就八九歲左右的光景。婦女吆喝一聲，三生，有客人了，咱回去吧！那個叫三生的男孩就低下頭來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他穿一條膝蓋露肉的皺巴巴的藍布褲子，一件黃白條相間的背心，青黃的臉頰，矮矮的鼻樑，一雙豆莢似的細長眼睛透着某種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憂鬱。婦女把箱子放在驢車上，把一張疊起的白氈子展開，喚我坐上去，而三生則拍了一下驢的屁股，說，草包，走了！看來“草包”是驢的名字。

草包拉着三個人和一隻旅行箱，朝城西緩緩走去。我問婦女要走多久。她說驢要是偷懶的話，得走二十分鐘；要是它順心意，十分八分也就到了。看草包那不慌不忙的樣子，

我知道十分八分抵達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。不過，草包倒不像頭要偷懶的驢，它並不東張西望，只是步態有些踉蹌。它不是年紀大了，就是在此之前幹了其他的活兒而累着了。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我喜歡這種慢條斯理的前行節奏，這樣我能夠更細緻地打量它的風貌。所以我覺得雄鷹對一座小鎮的瞭解肯定不如一隻螞蟻，雄鷹展翅高飛掠過小鎮，看到的不過是一個輪廓；而一隻螞蟻在它千萬次的爬行中，卻把一座小鎮瞭解得細緻入微，它能知道斜陽何時照耀青灰的水泥石牆，知道橋下的流水在什麼時令會有飄零的落葉，知道哪種花愛招哪一類蝴蝶，知道哪個男人喜歡喝酒，哪個女人又喜歡歌唱。我羨慕螞蟻。當人類的腳沒有加害於它時，它就是一個逍遙神。而我想做這樣一隻螞蟻。

烏塘的色調是灰黃色的。所有樓房的外牆都漆成土黃色，而平房則是灰色的。夕陽在這土黃色與灰色之間爬上爬下的，讓灰色變得溫暖，使土黃色顯得亮麗。街巷中沒有大

樹，看來這一帶人注意綠化是近些年的事情，所以那樹一律矮矮瘦瘦的，與富有滄桑感的房屋形成了鮮明對照。正值下班高峯，街上行人很多。有的婦女挎着一籃青菜急急地趕路，而有的老頭則一手牽着放學的孩子，一手擎着半導體慢吞吞地走着。一家錄像廳張貼的海報是一對男女激情擁吻的畫面，從音像店傳出流行歌曲的節拍。酒館的幌子高高挑起，髮廊門前的臺階上站着叉着腰的招攬生意的染着黃頭髮的女孩子。這情景與大城市的生活相差無二，不同的是它被微縮了，質地也就更粗糲些、強悍些。所以有家旅館的招牌上公然寫着“有小姐陪，價格面議”的字樣，不似大城市的賓館，上門服務是靠入住房間的電話聯絡，交易進行得靜悄悄的。

草包穿城而過，漸漸地車少人稀，斜陽也凋零了，收回了纖細的觸角。腕上的手錶已丟失了二十分鐘，驢車卻依然有板有眼地走着。我知道婦女撒了謊，驢無論如何地疾走，十分八分抵達也是天方夜譚。婦女見我不

驚不詫，倒不好意思了。她說，草包起大早拉了兩小時的磨，累着了，走得實在是太慢了。我便問她驢拉磨是做豆腐還是攤煎餅。婦女說做豆腐呀！接着她告訴我住她家的基本是熟客，老客人喜歡聞豆子的氣味。我明白她家既開豆腐房又開旅店，便稱讚她生意做得大。婦女說，大什麼大呀，不過一座小房子，前面當旅店，後面做豆腐房，賺個吃喝錢唄！我指着男孩問婦女，這是你兒子？婦女說，他是蔣百嫂的兒子，我家和他家是鄰居。我兒子可比他大多了，我十八歲就偷着結婚了，我兒子都在瀋陽讀大學了！她說這話時，帶着一種自得的語氣，我的心爲之一沉。我和魔術師沒有孩子，如果有，也許會從孩子身上尋到他的影子。就像一棵樹被砍斷了，你能從它根部重新生出的枝葉中，尋覓到老樹的風骨。

驢車終於停在一條灰黃的土路上，天色已經暗淡了。那是一座矮矮的青磚房，門前有個極小的庭院，栽種着一些雜亂無章的花草。路畔豎着一塊界碑似的牌匾，藍地紅字，寫

着“豆腐旅店”四個字。婦女讓男孩卸下驢，飲它些水，而她則提着旅行箱，引我進屋。

這屋子陰涼陰涼的，想必是老房子吧。空氣中確實洋溢着一股濃濃的豆香氣，房間比我想像的要好，雖然七八平米的空間小了些，但牀鋪整潔，窗前還有一桌一椅。牀下放着拖鞋和痰盂，由於沒有盥洗室，門後放置着臉盆架。牆壁雪白雪白的，除了一個月份牌，沒有其他的裝飾，簡潔而樸素。窗簾也不是常見的粉色或綠色，而是紫羅蘭色的。沒有想到這個女人在打扮屋子上比打扮自己有眼力。

婦女說，這是單間，一天三十塊錢，廁所在街對面，晚上小解就用痰盂。飯可以在這裏吃，也可以到街上的小飯館。附近有五六個飯館，各有各的風味。她向我推薦一個叫暖腸的酒館，說是這家的魚頭豆腐燒得好。我答應着。她和顏悅色地爲我打來一盆洗臉水。簡單地梳洗了一番，我就出門去尋暖腸酒館了。

天色越來越暗淡，這座小城就像被潑了一杯隔夜茶，透出一種陳舊感。酒館的幌子都是紅色的，它們一律是一隻，要麼低低地掛在門楣上，要麼高高地掛在木杆上。一輛滿載煤炭的卡車灰頭土臉地駛過，接着一輛破爛不堪的麪包車像個乞丐一樣塵垢滿面地與我擦肩而過。跟着，一個推着架子車的老女人走了過來，車上裝着瓜果梨桃，看來是擺水果攤的小販。我向她打聽暖腸酒館，她反問我買不買水果。我說不買。她就一撇嘴說，那你自已去找吧。我便知趣地買了兩斤白皮梨，她這才告訴我，暖腸酒館就在前方二百米處，與雜貨店相挨着，不過“暖腸”的“腸”字如今被燕子窩佔了半邊，看上去成了“暖月”酒館。

當我提着梨尋暖腸酒館的時候，遇見了一條無精打采的狗。它瘦得皮包骨，像是一條流浪的狗。我摸出一隻梨撇給它，它吃力地用前爪捉住，嗅了嗅，將梨叼在嘴中，到路邊去了。它趴下來吃梨，而不是站着，看上去氣息懨懨的。

一對老人路過這裏，看見這狗，一齊嘆了口氣。老頭說，它這又是去汽礦站迎蔣百去了，主人不回來，它就不進家門！老太太則感慨地說，一年多了，它就這麼找啊找的，我看蔣百不回來，它也就熬幹油了。哪像蔣百嫂，這一年多，跟了這個又跟那個，聽說她前兩天又把張大勺領回家了！你說張大勺擻起來沒有三塊豆腐高，她也看得上！蔣百要是回來，還不得休了她！看來還是狗忠誠啊！

未見蔣百嫂，卻先見了她的兒子和她家的狗，這使我對蔣百嫂充滿了好奇。

暖腸酒館的“腸”字的右邊果然被燕子窩佔領了。窩裏有雛燕，燕媽媽正在餵它們。雛燕從窩裏探出光禿禿的腦袋，張着嘴等食兒。

未進酒館，先被一股炒尖椒的辣味嗆出了一個噴嚏，接着聽得一個女人大聲吆喝，再燙一壺酒來！我掀開門簾，進得門去。

酒館的店面不大，只有六張桌子，兩個大圓

桌，四個小方桌。店裏只有三個酒客，兩男一女。兩個男人年歲都不小了，守着幾碟小菜對飲着。而坐在窗前方桌旁的女人則有好幾盤菜伺候着。見我進來，她揚起一條胳膊召喚我，說，姐們，過來陪我喝兩盅！她看上去三十來歲，穿一件黑色短袖衫，長臉，小眼睛，眼角上挑；厚嘴脣，梳着髮髻，胳膊渾圓渾圓的，看上去很健碩。她已喝得面頰潮紅，目光飄搖。我以爲碰到了酒瘋子，沒有理睬她，揀了一張乾淨的方桌坐下，這女人就被激怒了，她先是將酒盅摔在地上，然後又將一盤土豆絲拂下桌子。那地是青石磚的，它天生就是瓷器的招魂牌，酒盅和盤子立刻魂飛魄散。這時店主聞聲出來說，蔣百嫂，你又鬧了；你再鬧，以後我就不讓你來店裏吃酒了！蔣百嫂咯咯笑了，她用手指彈了一下桌子，說，我要是陪你睡一夜，你就不這麼說話了！店主看上去是個忠厚的人，他訕笑着搖頭，說，公安局這幫人也真是飯桶，你家蔣百丟了一年多了，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，他們至今也沒個交代！蔣百嫂本來已經安靜了，店主的話使她的手又

不安分了，她乾脆站了起來，掄起坐過的椅子，哐嚓哐嚓地朝桌上的菜餚砸去。辣子雞丁和花生米四處飛濺，細頸長腰的白瓷酒壺也一命嗚呼了。蔣百嫂邊砸邊說，我損了東西我賠，賠得起！那兩位酒客側過身子望了望蔣百嫂，一個低聲說，可惜了那桌菜；另一個則嘆息着說，女人沒了男人就是不行！他們並不勸阻她，接着吃喝了，看來習以為常了。

蔣百嫂發泄夠了，拉過一把乾淨的椅子，氣喘吁吁地坐上去，像是剛逃離了一羣惡狗的圍攻，看上去驚魂未定的。店主拿着笤帚和撮子收拾殘局，蔣百嫂則把目光放到了窗外。暮色濃重，有燈火縈繞的屋裏與屋外已是兩個世界了。蔣百嫂忽然很淒涼地自語着，天又黑了，這世上的夜晚啊！

第三章 說鬼的集市

旅店的女主人讓我叫她週二嫂，因為她男人叫週二。我們研究所的蕭一姝，是個女權主義者。她在一篇文章中說，中國婦女地位的低下，從稱呼中就可以看出端倪。女人結婚生子後，雖然還有着自己的老名字，但是那名字逐漸被世俗的泥沙和強大的男權力量給淘洗乾淨了。她們雖然最終沒有隨丈夫姓，但稱謂已發生了變化，體現出依附和屈服於男權的意味，她認為這是一種愚昧，是女性的一種恥辱。蕭一姝原來叫蕭玉姝，只因她丈夫的名字中也有一個“玉”字，便更名為“蕭一姝”，她說女人接受由自己丈夫的姓氏得來的名字，就是一種奴性的體現。可我願意做相愛人的奴隸。可惜沒誰把我的名字依附在魔術師的名字上。

週二原先是礦工，一次瓦斯爆炸，他成了七人中惟一的倖存者，面部被嚴重燒傷，落了一臉的疤痕。死裏逃生的週二再也不肯下井，用工傷賠償金和老婆開了豆腐店和旅

店。週二做豆腐，挑到集市去賣，週二嫂則開旅店。週二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就要起來趕着驢拉磨，做上幾板豆腐。週二賣豆腐，一賣就是一天。即使中午前他的豆腐擔子空了，他也不回家，仍混在集市中。跟掌鞋的聊家常啦，和修自行車的忙裏偷閒地下盤象棋了等等。週二嫂聽說我要蒐集鬼故事，就對我說，你不用挨門挨戶地尋，你跟着我家週二去集市，一天可以聽上好幾個鬼故事，那些出攤的小販子最喜歡講鬼故事了。週二眨巴着眼對週二嫂說，邢老婆子要在就好了，她說鬼說得好，可惜她也成了鬼了！史三婆也愛說鬼，不過比起邢老婆子那可差遠了，不過是《聊齋》中狐仙鬼怪的翻版！

我跟着週二去集市了。

週二個子不高，雖然他有力氣，但挑着一擔豆腐還是晃晃悠悠的。我跟在他身後，不斷地聽見別人跟他打招呼，週二，賣豆腐去啊？週二總是回一句，賣豆腐去！也有人跟他開玩笑，說，週二你行啊，白天吃自己的豆腐，晚上吃老婆的豆腐，有福氣啊！週二

就啐一口痰，理直氣壯地說，我白天黑天吃的都是自家的豆腐，又不犯法，你說三道四個啥?!

太陽已經出來了，但它看上去面目混沌，裹在烏突突的雲彩中，好像一隻剛剝好的金黃的橙子落入了灰堆中。空氣中懸浮着煤塵，嗆得人直咳嗽。週二對我說，烏塘一年之中極少有幾天能看見藍天白雲，天空就像一件永遠洗不乾淨的衣裳晾曬在那裏。烏塘人沒人敢穿白襯衫，而且，很多人的氣管和肺子都不好。我問這附近有幾座煤礦？週二齜着牙說，大大小小總有二十幾個吧。我說政府不是加大力度清理小煤窯嗎？週二一撇嘴說，電視和報紙上是那麼說的，實際上呢，只要不出事，小煤窯是消滅不了的！開小煤窯的哪個不是頭頭腦腦的親朋好友？那等於給自己家設着個小金庫！礦工的命太賤了，前些年出事故死在井下的，礦長給個萬把的就把事兒給平了；現在呢，賠得多了些，也不過兩萬三萬的，比起命來，那算什麼！人死了，只要給了錢，沒人追究責任，照樣

還有人下井，他們也照樣賺錢！

聽說週二在井下挖了六年煤，我便問他下井是什麼感覺？

週二說，啥感覺？每天早晨離開家，都要多看老婆孩子幾眼，下了井就等於踏進了鬼門關，誰能料到自己是不是有去無回？閻王爺想勾你的名字，大筆一揮，你就得留在地下了！媽的！

週二邊罵邊撿下擔子，一家小飯店的女主人吆喝住了他，要五塊豆腐。女主人顯然沒有睡足，頭髮沒梳理，趿拉着拖鞋，穿一件寬大的黃地藍花的棉布睡袍，呵欠連天的。週二麻利地將豆腐撮進女人遞過來的白鋁盆中。豆腐肌膚潤澤，它們“撲撲”地投入盆中，使盆底漫出一圈乳黃的水。女人忽然哈哈笑了起來，她對週二說，週二哥，你說蔣百嫂像不像這個盆子？它能裝土豆又能盛豆腐，能泡海帶也能攔蘿蔔絲，真是軟的硬的、黑的白的全不吝！我聽說她昨晚又鬧了酒館，把王葫蘆叫到家裏睡去了！你說王葫

蘆都滿六十的人了，臉比驢還黑，天天撿破爛，一年到頭洗不上一回澡，跟他睡，不是睡在廁所裏又是什麼！

週二聽女人這樣議論蔣百嫂，有些惱了，他說，你也不要把自己說得那麼幹淨，你家劉爭一跑長途，朱鐵子不就老來你店裏吃酒麼，一吃就是一夜，誰不知道？！你們這些女人啊，就跟蚯蚓一樣，不能讓你們見天光，埋在土裏你們安分守己；一挖出來，就學會勾引人了！

蚯蚓勾引的是魚！那女人大聲地辯駁。她受了奚落倒也不惱，只是不再呵欠連天了。她對週二說，我知道你對蔣百嫂好，都說你是蔣三生的乾爹，一家人哪有不向着一家人的？！

週二挑起擔子，衝女人撇撇嘴，走了。跟着他走的，有被汽車挾起的塵土、陳舊的陽光和我。也許還有匍匐的螞蟻也跟着，只不過沒有被我們注意到罷了。

烏塘有三個集市，週二說我來的集市規模居

中，另兩個集市，一個比它大，一個比它小。比它大的集市有服裝和日用小百貨賣，比它小的只賣些肉蛋禽類、蔬菜瓜果。

週二進了集市，就像一隻鳥進了森林，自由而快活。他和老熟人一一打招呼，將擔子卸在他的攤位上。已經有很多小商販出現在集市上了，賣糖酥餅和綠豆稀飯以及油條和豆漿的攤位前人頭攢動，生意紅火。怪不得我要在旅店吃早飯時，週二對週二嫂說，她不是要跟着我去集市聽鬼故事麼，還不如在那兒吃呢！想吃棗泥餅有棗泥餅，想喝豆腐腦有豆腐腦，想吃水煎包有水煎包！當時週二嫂白了週二一眼，說，你吃慣了集市的早飯，嫌棄我的手藝了！週二連忙賠着笑臉說，哪能呢，你做的飯我這輩子吃不夠，下輩子還想吃呢！週二嫂笑了，她擰了一把週二的臉，說，就你這一臉的疤痕，也只能可着我的飯來吃了，別人誰得意你？他們滿懷愛意的鬥嘴使我想起魔術師，以往我們也常這樣甜蜜地鬥嘴，可那樣的話語如今就像鐫刻在碑上的墓誌銘一樣，成為了永恆。

我到小食攤前吃了碗黑米粥和一個餡餅。有一個食客對着免費的鹹菜大嚼大嚥着，瘦削的攤主用眼睛白着他，說，不怕？着啊？食客說，？着就喝水！攤主說，水也得花錢啊。食客說，喝水便宜。攤主又說，喝多了水找公廁撒尿也得花錢啊。食客被激怒了，他把鹹菜罐摔在地上，罵，免費的鹹菜你不叫吃，乾脆收費得了，別死要面子硬撐着，還叫男人嗎？！攤主看着碎了的鹹菜罐，居然委屈得落淚了。他穿件藍背心，戴一條油漬斑斑的綠圍裙，黑紅的臉龐，看上去像是一隻被做成了醬菜的細長的青蘿蔔，顏色暗淡，散發着一股陳腐的氣息。他這一哭，食客倒了胃口，他放下筷子，將一張十元錢拍在桌子上，說，不用找了，就頭也不回地走了。與他相鄰的賣豆腐腦的說那攤主，你合適啊，這一頓早飯也就三塊兩塊的，你一傢伙得了十塊，頂三個人吃的了，昨晚一定夢見金鯉魚了吧？攤主抽搐着臉說，除了金秀，我還能夢見誰？賣豆腐腦的說，金秀又跑你的夢裏去了？我看你趕快再找一個算了，她沒了三年了，你天天睡涼炕，她當然記掛着

你了！要是你娶了新的，她也就過她的陰日子去了，人家在那裏也可以再找一個，你不找，也耽誤人家啊！

聽他們這一番話，我知道這個面容悽苦的男人死了老婆，而且他與老婆感情深篤。我便膽怯地問他，死了的人進了活人的夢中，會是什麼樣子？魔術師在時，我倒時常夢見他；可他永別我後，我的腦子一片混沌，沒有什麼具體的影像，他把我的夢想也帶走了。

攤主淚眼朦朧地望了我一眼，嘴脣哆嗦了幾下，說，死了的人回到活人的夢中，當然是活着時的樣子了！她會囑咐你風大時別忘了關窗，下雪了別忘了給孩子戴上棉帽子。唉，她也真是命苦，死了還得跟我操心！

來了兩個身上掛滿了石灰點的民工，攤主擦乾眼淚，招呼他的生意去了。我回到週二那裏，他正在吸菸。我問那個攤主的老婆是怎麼死的？週二噴出一口青煙說，他老婆得了痢疾，就到家跟前的個體診所打點滴。你說青黴素這東西也真是邪性，點了不出兩小

時，人就沒氣了！人家說，診所的老周沒有給她做過敏試驗，人才死了。我看這女人也是命薄，拉肚子本不是大毛病，拉不死人，非要去診所，這下好，因小失大，把命都搭上了！

診所的那個姓周的呢？我問。

他呀，原先是個獸醫，這些年得病的人比得病的牲畜要多，他就換下藍袍子，穿上白大褂，掛上聽診器，開起了診所！他也有點能耐，治好過一個偏頭疼的女人，還治好過幾個人的胃病，所以他沒出事時，生意還挺紅火的！

他一個當獸醫的，怎麼會拿到爲人看病的行醫執照呢？我問。

嗨，這世道的黑白你還看不清哇，有錢能使鬼推磨唄！週二吐了口唾沫，說，老周的連襟在衛生局當局長，拿個行醫執照，就跟從自家的樹上摘個果子一樣輕而易舉，有什麼難的？出了事後，人家花了兩萬塊，就把事

平了！就說人不是點滴死的，是心臟病發作死的！

這男人也就同意了？我瞟了那攤主一眼。

不認又怎麼着？打官司他打得起嗎？反正他老婆已進了鬼門關，還不如弄倆錢，將來留着給孩子用！週二嘆了口氣，指着那攤主說，他原來是個挺樂和的人，老婆沒了，就變得跟女人一樣愛計較了，動不動還哭，哪還有點男人的樣子！

老周呢？我心灰意冷地問。

他呀，在這兒混不下去了，早就走了。聽說去了蕪湖的親戚家，不幹這行了，養蝦去了，誰知道呢？週二又嘆了一口氣，說，在這個集市上，辛酸的人海着去了，你要聽鬼故事，隨便逛逛就能聽到。

我與週二閒談的時候，已經有兩個人買了豆腐走了。但凡做小本生意的，都是些眼疾手快的人，他們能心、手、口並用，嘴上抽着

香菸並且與你講着故事，手上麻利地打理着生意，什麼也不耽誤。

集市越來越熱鬧了。推着架子車、挑着貨擔的生意人越聚越多，先前還空着的攤牀也就沒有閒着的了。由於這集市有個長條形的頂棚，集市邊緣的攤牀點染着陽光，而中心地帶則相對暗淡些，陽光未爬到那裏就斷了氣。週二把我引向集市中央陰涼處的一個攤牀，對一位坐着的袖着手的穿黑衣的老女人說，史三婆，這是我家客人，想蒐集鬼故事，你給她講幾個吧！你知道那麼多的鬼故事，不講不就全爛肚子裏了麼？史三婆呷了週二一口，說，我的故事值錢，講一個得給我十元！週二說，明天我給你炸包豆腐泡吃，頂了講故事的錢了！史三婆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，說，你給哪裏蒐集鬼故事？我說爲自己。史三婆就打了一個嗝對我說，你又不是從陰間來的，蒐集那故事做啥？我想與她有個輕鬆的談話氛圍，就開玩笑說，誰說我不是從陰間來的？我這話沒嚇着史三婆，倒把與她相鄰的賣笊帚的女孩給嚇着了，她

驚叫着說，史三婆，我一看她的樣子就像個鬼，一身的黑衣服，瘦得全是骨頭，臉上沒血色，你可別讓她靠近咱們呀！史三婆笑了，她從容不迫地說，鬼就是鬼，哪能讓你看得着呢！你不用怕。史三婆讓我到攤牀裏面去坐，不然我像根柱子似地戳在她面前，影響她的生意。我笑了笑，從通道旁的小便道走到攤牀裏面。也許是久已不笑了，我的笑不但使自己起了寒意，也讓那個女孩打了個哆嗦。史三婆的攤牀上，擺着形形色色的滅害劑，有毒鼠強、滅蠅水、驅蚊油、除蟑靈、敵殺死等等。史三婆的鬼故事，就以毒鼠強為背景而開始了。

有個年輕的寡婦，她男人死於礦難的“冒頂”事件。她攤上個好吃懶做又心狠手毒的婆婆，一日伺候不周，婆婆就趁她熟睡時用針扎她的額頭。寡婦受夠了婆婆的氣，就買了兩包毒鼠強，燉了一鍋肉，打算與婆婆同歸於盡。那天下着大雨，電閃雷鳴的，寡婦早把孩子打發到姐姐家去了。她盛了肉，放在桌子上，又取了兩個酒杯和兩雙筷子，喚

婆婆喝酒吃肉。婆婆那時正站在窗前把一杯陳茶往窗外潑，聽見兒媳喚她，她回身便罵，我知道你有貳心了，想今晚把我灌醉，好在我兒子睡過的炕上養漢！寡婦忍着，沒有和婆婆頂嘴，想引誘她把肉吃了。這時外面的雷聲越來越響，窗櫺被震得跟敲鑼似的，咣咣響，寡婦突然看見他丈夫從窗口飄了進來，就像一朵烏雲。她剛叫了一聲丈夫的名字，那朵雲就化做一道金色的閃電，像一條繩子一樣，勒住了她婆婆的脖子。婆婆倒地身亡，被雷電取走了性命。寡婦明白這是丈夫在幫助她，如果她也死了，孩子誰來管呢？從那以後，這寡婦就守着孩子過日子，沒有再嫁。而她的孩子也爭氣，幾年後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學。

史三婆的話使我聯想到魔術師，他也會化做一道閃電嗎？看來以後的雷雨天氣我得敞開窗口了，也許我的魔術師會挾着一束光焰來照亮我晦暗的眼睛。

賣笊帚的女孩發現我對鬼故事確實有着與人一樣的着迷，她不再懷疑我是鬼了，她接

着史三婆，講了另一個鬼故事。

我表哥在烏塘自來水公司當司機，他有一個朋友叫賈固，在法院工作，是法警。有一年冬天，賈固的車掉進雪窩裏，喚我表哥幫他拖出來。我表哥和賈固怕耽誤上班，凌晨三點就上路了。那輛車陷在一片墳地裏，天落着雪，四周白茫茫的。表哥拖着拖着車，忽然見雪野中閃出一個人影，是個女人，她戴着白圍巾，白帽子，臉盤素淨，面容秀麗，說要搭我表哥的車進城。在那樣一個荒僻的地方，突然出現這麼一個女人，我表哥覺得蹊蹺，就問她怎麼這麼早就來到野外？那女人只是笑，並不出聲。再問她是人是鬼時，她擺擺手就消失了。表哥嚇得腿直哆嗦，他們把車拖出來，再也不敢回頭看一眼墳場。表哥跟賈固說，他當法警，一定是槍斃錯了人，冤魂纔會從墳地飄出來。賈固便把由他親手斃掉的死刑犯一一過篩子，最後真的找到了那個面容如墳地上出現的女人的照片，她在七年前就被處決了。存檔的卷宗說她紅杏出牆，殺害了丈夫。賈固認為這案子判得

肯定有不公之處，就暗中複查舊案。從此他寢食不安，衣冠不整，漸漸地精神不太正常了，常指着妻子叫老孃，指着饅頭叫靈芝。前年冬天，他被一輛運煤的卡車撞死了。表哥說在賈固的葬禮上，他又看見了那個在墳地遇見的女人，她還是那麼年輕，戴着白帽子，白圍巾，一言不發。表哥想跟她說幾句話，可她一轉眼就在賈固的靈前消失了。直到今年春天，派出所抓到了一個盜竊犯，他交代出自己幾年前因搶劫未果，殺了一個人，而那個人就是那個女人的丈夫。看來她確實是被屈打成招，含冤而死的。賈固殺了本不該被殺的人，她也就取走了他的性命。你說以後誰還敢當法警啊？

女孩講故事的能力十分了得，而這個鬼故事則讓我起了寒意。我誇讚她口才好，史三婆咳嗽了一聲，說，她考上了大學，口才自然差不了！我便問她既然考上了大學，爲什麼不去上？女孩別過臉去，臉上現出淒涼的神色。史三婆說，還不是因爲窮？她媽是個藥簍子，他爸呢，常年下礦井，落了一身的病，

如今風溼病重得連路都走不了，只能躺在炕上。一家兩個病號，哪有錢供她上學呢？

那爲什麼不向社會尋求救助呢？我問。

像她這樣上不起大學的孩子又不是一個，救助得過來麼？史三婆說，這丫頭出來做小買賣，說掙了錢供自己上大學。我看靠她賣笊帚，賣到人老珠黃了也上不起！還不如學那些來烏塘“嫁死”的女人，熬它個三年五載的，“嘖——”地一聲，礦井一爆炸，男人一死，錢也就像流水一樣嘩嘩來了！要說什麼是鬼，這纔是鬼呢！史三婆氣咻咻地拈起一瓶滅蚊劑，漫無目的地噴了一下，好像我是隻吸人血的毒蚊似的。

女孩淚眼朦朧地對史三婆說，我纔不“嫁死”呢！

我問，什麼叫“嫁死”？

史三婆擤了把鼻涕，突然指着從不遠處走來的一個染着棕紅頭髮的穿花衣的女人說，這媳婦就是來烏塘“嫁死”的。可她嫁來三年

了，她男人還活靈活現着！聽人說她一個白天都在外面打麻將，晚上回家一看到她男人從井下平安回來了，她就嘆氣，連飯也不做給他吃。

我大惑不解，問，這是爲什麼？

史三婆鄙夷地看着那個走得愈來愈近的女人，說，你是外地人，當然就不知道“嫁死”是怎麼回事了。烏塘不是礦井多，事故多麼，這些年下井死了的礦工，家屬得到的賠償金多，一些窮地方的女人覺得這是發財的好門路，就跑到烏塘來，嫁給那些礦工。他們給自家男人買上好幾份保險，不爲他們生養孩子，單等着他們死。我們私下裏就管這樣的女人叫“嫁死的”。前年井下出事故時，你看吧，那些與丈夫真心實意過日子的女人哭得死去活來的，而外鄉來的那些“嫁死的”呢，她們也哭幾嗓子，可那是乾嚎，眼裏沒有淚，這樣的女人真是鬼呀！

那個遭史三婆貶損的女人走到攤牀前了，她拿起一瓶敵殺死，問，多少錢？史三婆說九

塊。那女人嘟囔道，不是六塊麼？史三婆抵了一下額前的頭髮，說，賣給你就是九塊，愛買不買！女人撇下瓶子，說，又不是你一家賣敵殺死！她瞪了史三婆一眼，離開了攤牀。我望着她的背影，看着她嫵娜的腰肢和裸露着的性感的胳膊，有一種分外寒冷的感覺。

史三婆的生意在九點以後開始興旺了。看來烏塘夏季的蚊蠅很多。買滅害藥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女人。史三婆沒忘了見縫插針地給我講故事，什麼女人死後變成了狐狸，迷死了獵人；什麼大姑娘睡在花樹下，無緣無故地懷上了鬼胎，這孩子出生後是個混世魔王，無惡不作。可我對這些傳說的鬼故事已經不感興趣了。集市上人影憧憧，誰能想到有一些卻是鬼影呢？！炸油糕與麻花的甜香氣，與炸臭豆腐乾的氣息混合在一起；賣瓜果蔬菜的與賣糧油副食的爭先恐後地吆喝着，地面漸漸地積了瓜子皮、紙屑、菸蒂、菜葉等遺棄物，當然還有人們隨口吐出的痰。

蔣百嫂也出現在集市上了。史三婆告訴我，

她男人蔣百失蹤後，她就來集市賣油茶麪兒了。她是集市中來得最晚的生意人，因為她夜晚老是喝酒後帶男人回家鬼混，所以起得遲。她說蔣百嫂的油茶麪生意還不錯，男人們很喜歡猴在她的攤牀前。蔣百嫂仍是一襲黑衣，綰着髮髻，嘴裏嚼着什麼，胳膊上挎着一個木桶，木桶裏裝着油茶麪。她看人時的目光是迷茫的、懶散的，步態微微踉蹌，似乎還沒醒酒的樣子。她穿行在集市中，就像一股凜冽的風掠過湖面，泛起寒波點點，很多人都擡着眼望她，就像看戲中人似的。

第四章 失傳的民歌

烏塘的雨是我見過的世界最骯髒的雨了，可稱爲“黑雨”。雨由天庭灑向大地的時候，裹挾了懸浮於半空的煤塵，雨便改變了清純的本色。烏塘人因而喜歡打黑傘。衆多的打黑傘的人行走在縱橫交錯的街巷中，讓人以爲烏塘落了一羣龐大的烏鴉。即便如此，雨過天晴，烏塘還是顯得清亮了許多。

週二聽說我想蒐集民歌，就讓我到回陽巷的深井畫店去。他說畫店的主人陳紹純，最喜歡唱民歌了。不過他唱的歌有點悲，人們都說那是“喪曲”。他老婆不允許他在家唱，他就在畫店唱。回陽巷的商販，最不喜歡與他爲鄰了。你這邊生意剛開張，那邊就傳來了他的喪曲的聲音，誰不忌諱呢。所以毗鄰畫店的商鋪，從燒餅鋪到狗肉店再到理髮店，已經幾易其主。如今與它相挨的，是家壽衣店。

週二嫂套上驢車，和蔣三生到火車站招攬生意去了。三生騎在家裏的屋頂上，週二嫂喊

他的時候，他激靈了一下，差點一個跟頭從屋頂跌下來。週二嫂對我說，自從蔣百失蹤後，這孩子就不愛呆在屋裏，他除了喜歡到旅店玩，還愛坐在自家的屋頂望天。有的時候他在屋頂一坐就是一下午，似乎在張望他父親歸來。

蔣百是如何失蹤的呢？聽週二說，蔣百在小鷹嶺礦採煤，是個性情溫順的人。下礦歸來，他愛喝上幾盅酒，蔣百嫂因而練就了一手做下酒菜的好手藝。小鷹嶺是個大礦，一共有六個作業點，每個作業點都要有一到兩個班次在作業，而每班次是十人。礦井出事那天，蔣百早晨時離開家去礦上了，可他傍晚沒再回來。從蔣百所在的班次事故工作面上找到了九具屍體，惟獨沒有蔣百的。礦長說，蔣百那天根本沒有到小鷹嶺，下井的是九個人。這麼說，蔣百那天是去別的地方了。他雖然倖免於難，但是形跡杳然，沒人知道他去哪兒了。大家對蔣百的失蹤有多種猜測，有人說他拋棄了蔣百嫂，尋他中學時的相好去了；有人說蔣百被人害了，行

兇者早已將他焚屍滅跡。還有更荒唐的說法，說蔣百厭倦了井下生活，到深山古剎做和尚去了。蔣百嫂原先是個羞澀的人，蔣百失蹤後，她變了一個人似的，三天兩頭就去酒館買醉，花錢大手大腳的，人也變得浪蕩了，隔三差五就領男人回家去住。烏塘的許多女人因而敵視蔣百嫂，怕自家男人被她勾引了去。蔣百嫂原來受僱於一家託兒所，給人看小孩子，蔣百失蹤後，她就到集市賣油茶麪去了。

週二告訴我，派出所曾對蔣百失蹤的事，調查過一些人，問他們在礦難的那天是否見過蔣百？結果有兩個人見過他，一個是糧庫的退休工人老周頭，一個是郵局的顧小栓，他們都說蔣百那天早晨穿着藍色的工作服，戴着礦帽，去汽礦站搭乘礦車。蔣百身後，還跟着他家的狗。它每天早晨忠心耿耿地把蔣百送上礦車，黃昏時再跑到礦車停靠地，歡天喜地地把主人迎回來。所以蔣百失蹤後，這狗就不入家門，依然在傍晚時去接主人。礦車一停下，它就湊上前，但下車的人總是

讓它失望。它以前威風凜凜的，如今卻憔悴不堪，烏塘人因而喜愛這條忠實於主人的狗，一些飯館的老闆見它從街巷中走來，常撒一些香腸和牛肉給它。

回陽巷是一條幽長的巷子，深井畫店就在這巷子的盡頭，果然與一家壽衣店相鄰着。畫店很小，有一扇西窗，西北角的棚頂打着一個菱形木方，木方下垂下來幾條鐵鏈，鉤着幾幅畫。我見過的畫店，畫都是懸掛在牆壁或者是倚在牆角的，沒有像深井畫店這樣把畫吊在棚頂下的，這做派倒有些像肉鋪和洗染店了。畫店的東北角，是個一丈見方的櫃檯，一個面容清癯的老人正俯在那兒畫着什麼。聽見門響，他皺了一下眉，但並未擡頭。我問他，您就是陳紹純先生嗎？他仍未擡頭，而是抽了一下嘴角，微微點了點頭。我湊到櫃檯前，見他正在畫荷。那荷花沒有一枝是盛開着的，它們都是半開不開的模樣，嬌弱而清瘦。我只能訕訕地自我介紹，說我想做點民俗學的調查，蒐集民歌，聽週二介紹他民歌唱得好，特來拜訪。我說話的時候，他

始終沒有望我一眼，所以我覺得是隔着竹簾與他講話。見他態度如此傲慢，我正想走掉，他突然放下畫筆，沒容我有任何心理準備，他一歪脖子，歌聲就如倏忽而至的漫天大雪一樣飄揚而起。我頭一回聽人唱沒有歌詞的歌，它有的只是旋律。那歌聲聽起來是那麼的悲，那麼的寒冷，又那麼的純淨，太不像從大地升起的歌聲了。

他的歌聲起來得突然，走得也突然，當我還爲着歌聲的那種無法言說的美而陶醉時，它卻戛然而止了。他低聲問了句，這樣的悲調你也想收集麼？如今悲曲上不了檯面，你沒見電視中唱民歌的個個都是歡天喜地的？

我說，我喜歡這悲調。我的話音剛落，一個穿着肥大褲衩、着一件油漬漬藍背心的壯漢滿面流汗地推門而入。他胖得兩腮的肉直往下墜。他的腋下夾着一幅玻璃框風景山水畫。他一進來就嚷嚷，陳老爺，我娘嫌這牡丹不鮮豔，你再給上上色，多塗點紅啊粉啊的！

陳紹純擡起頭，對來人說，牛枕，你回去告訴你娘，牡丹塗紅塗得重了，那不成了猴子的屁股了嗎？我深井畫店就是這麼個畫法，她又不是不知道！她要是不稀罕，我將畫收回，錢一分不少還給她，你看行不行？

牛枕將畫擺在櫃檯上，撩起背心一角，揩臉上的汗。他粗聲大氣地說，哎喲，陳老爺，我娘就認你的畫，別人畫的她還不得意呢！她癱了三年了，整天看的是牆，我早就說要給牆掛上幾張畫讓她看，可她嫌礙眼、累贅，今年她是頭一回提出要看畫，點着名要看你畫的牡丹，她年歲大了，眼神哪比年輕人，常把貓看成老鼠，把人看成雞毛撿子。你畫的紅牡丹，她看成了粉的；粉的呢，又看成白的了！我又沒那兩把刷子，不然我就給牡丹上色了。陳老爺，求您了，改天我割一塊好肉來孝敬您！

陳紹純嘆了口氣，說，再上色，可不就是糟踐了那些牡丹麼！你留下畫吧，明天上午來取。

牛枕像小孩子一樣興高采烈地拍着手，說，謝謝陳老爺！我娘看的牡丹，就得是歌廳中那些坐檯的小姐，臉上得擦上二兩粉，頭髮抹上二兩油，嘴脣塗上二兩口紅，濃濃的，豔豔的，不然她是不看的！

陳紹純說，我看你在集市賣了兩年肉，嘴皮子也練出來了。

牛枕說，我不學會吆喝，賣的就是天鵝肉，也得爛在攤牀上，如今這世道，叫喚的鳥兒纔有食兒吃呢。

陳紹純對牛枕說，明天來取畫，順便爲他在集市買兩斤蔣百嫂賣的油茶麪。

一提蔣百嫂，牛枕就眉飛色舞地訴說剛剛發生在集市的一件事，蔣百嫂把一個小媳婦的門牙打掉了，這是個來烏塘“嫁死的”外鄉女人。那女人買油茶麪，蔣百嫂不賣給她，說她的油茶麪不能給黑心爛肺的人吃。小媳婦很厲害，她朝蔣百嫂身上吐了口唾沫，說烏塘有一個爛貨，她男人失蹤後，她熬不住

了，連撿破爛的老頭都能和她睡上一覺，這個爛貨怎配指責別人？蔣百嫂便大打出手，咣咣幾拳，將“嫁死的”打得鼻青臉腫，口吐鮮血，掉了顆門牙。小媳婦哭嚎着，打電話報了警。派出所的民警趕到集市後，見是蔣百嫂在惹是生非，就說她，你看烏塘哪個女人像你？鬧了酒館又鬧集市，還有一點做女人的樣子麼？！蔣百嫂一生氣，就把一碗剛衝好的油茶麪潑到民警臉上，燙得民警跟挨宰的豬一樣嗷嗷叫。牛枕說完，哈哈笑了起來。

陳紹純說，蔣百嫂這回可闖了大禍了，那“嫁死的”小媳婦丟了顆門牙，還不得訛她個千兒八百的？

牛枕說，蔣百嫂有那麼多男人供着，賠她個萬把的也不在話下！再說了，派出所這幫吃閒飯的找不到蔣百，愧對蔣百嫂，也不敢把她怎麼着！

看來在烏塘，蔣百嫂因為蔣百的失蹤而成了新聞人物，你走到任何角落，都能聽到她的

消息。

牛枕走了，陳紹純依然畫他的荷花。他垂着頭，凝神貫注。也許在他眼中，我就是這畫店的靜物。我想也許他畫完荷花，就有與我談天的興致了。

我走出深井畫店時，覺得帶着一身的雪花，是陳紹純歌聲中的音符附着在我身上了。太陽在厚薄不一的雲中徘徊，遇到雲薄的地方，它就淺淺微笑着，而到了雲厚之處，它就像一個蒙面的修女，一臉的肅穆。大地也因此忽明忽暗着。我不知道我的魔術師是否在雲層的後面，他仍如過去一樣在溫柔地注視着我麼？太陽與月亮之所以永遠光華滿面，是不是容納了太多太多往生者的目光？有一縷雲，輕飄疏朗得特別像一片鵝毛，它令我想起婚姻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日子。每當假日時我垂着窗簾放縱地睡懶覺時，已經把早飯熱了不知幾遍的魔術師就會捏着一片雪白的鵝毛，輕輕地撩撥我的臉，把我叫醒。那片鵝毛是他變魔術的道具，他在舞臺上，能用它變出手帕和棒棒糖。我被擾醒

後，總是捏着他的鼻子不許他喘氣，嗔怪他斷送了我的美夢。魔術師就會旋轉着鵝毛，大張着嘴吃力地對我說，你睡了一夜，睫毛都是眊目糊，我爲你掃一掃還不應該啊？他是把鵝毛當成了笤帚，而把我的睫毛當成了庭院前的柵欄了。他去世後，那片鵝毛被我插在他的指縫間，隨他一起火化了，因爲再也不會有其他男人用這片鵝毛叫我甦醒了。

我在異鄉的街頭流淚了。只要想起魔術師，心就開始作痛了。一個傷痛着的人置身一個陌生的環境是幸福的，因爲你不必在熟悉的人和風景面前故做堅強，你完全可以放縱地流淚。

我哭泣着，漫無目的地走着。一些行人發現我滿面淚痕的樣子，現出怪異的神色。有兩個人還關切地詢問我，一個問我是不是丟了東西。一個問我是不是得了絕症。我回答他們的不是話語，而是綿綿不絕的淚水。我邊走邊看天，直到那片鵝毛般的雲蕩然無存了，才注意看腳下的路。過了回陽巷，是紫雲街。我很喜歡烏塘街巷的名字，它沒有

那麼大眾的名字，比如很多城市都有的“前進路、中山路、勝利街、光芒巷、衛東巷”等等，烏塘街巷的名字，很像一個坐在夕陽底下飽經風霜又不乏浪漫之氣的老學究給起的，如青泥街、落霞巷、月樹街等。除了紫雲街外，我還喜歡月樹街的名字。月樹街上有幾家歌廳，我楚進兩間，問這裏可有唱民歌的。經營者便問我，你想點民歌？他們盛情地從 KTV 包房中取出點歌本，向我推薦《山丹丹花開紅豔豔》《走西口》《小放牛》《十送紅軍》《蘭花花》《趕牲靈》等歌，我說我想聽那種沒有被流傳下來的民歌，他們就像打量怪物一樣對我說，那你走錯地方了。

我確實走錯地方了。雖然歌廳的營業高潮還未到來，但偶爾飄來的絲絲縷縷歌聲，都是那些濫俗怪誕的流行歌曲。流行歌曲有兩類最走紅，一種是聲嘶力竭地如排泄不暢地沙啞着嗓子吼，一種是嗲聲嗲氣地軟着舌頭跟蚊子一樣地哼哼。這樣的歌聲在我聽來就是人間的噪音。最後在一家名為“星星”的歌

廳，總算聽到一首三十年代的老歌《陋巷之春》，才讓我獲得了某種慰藉。唱它的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孩，雖然她模仿周璇的那種清純甜美有些誇張，但那旋律本身的美好卻像一條奔涌而來的清流一般，難以抵擋。我很喜歡它的歌詞：

人間有天堂，天堂在陋巷。春光無偏私，佈滿了溫暖網。樹上有小鳥，小鳥在歌唱。唱出讚美詩，讚美青春浩蕩。

鄰家有少女，當窗曬衣裳，喜氣上眉梢，不久要做新娘。春色在陋巷，春天的花朵處處香。我們要鼓掌，歡迎這好春光。

我坐下來，在光怪陸離的燈影下要了一杯奶茶，聽完了這首歌。之後，又回到月樹街。

月樹街上的行人多了，黃昏已近，人們都在歸家，街市比先前嘈雜了。我到一家麪館要了碗炸醬麪，吃過後又進了一家茶館，喝了杯綠茶。茶杯油漬漬的，讓人覺得店主是開肉食店的而不是開茶館的。等我再回到月樹

街時，天色已昏，歌廳的霓虹燈開始閃爍了，流動的商販也出現了，他們賣的貨色品種繁雜，有賣燒餅和牛肉的，也有賣棉花糖、頭飾、背心短褲、果品以及二手手機和盜版書籍的。我買了一摞燒餅，一塊醬牛肉，又到一家超市買了一瓶二鍋頭，朝回陽巷走去。我還想在這樣的日落時分聆聽幾首民歌，再沾染一身雪花的清芬之氣。

快到畫店的時候，我見與它相鄰的壽衣店走出來兩個臂戴黑紗的人，他們擡出一隻大花園。那些紫白紅黃的花朵被晚風吹得簌簌響，使我想起魔術師的葬禮。也有很多人送了花園給他，可我知道他最不喜歡紙花了，我差人將他靈堂所有的花園都清理出去。我知道有我爲他守靈就足夠了，我是他唯一的花朵，而他是這花朵唯一的觀賞者。

我推開畫店的門，見陳紹純正坐在西窗下打盹，櫃檯上空空蕩蕩的，看來他已畫完了荷花。店裏光線虛弱，可他沒有開燈。從他蹙眉的舉止中，可看出他知道有人進來了，可他並未擡頭，仍舊眯着眼。我輕輕走過去，

將酒菜擺在他腳畔，說，該吃晚飯了。

他睜開眼，微微擡了擡頭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酒菜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，你就真想聽我唱的那些悲曲？我點了點頭。他再次沉重地嘆了口氣，說，你搜集這樣的民歌，是沒有出頭之日的，誰聽這樣的民歌啊。

陳紹純啓開酒，喚我坐在他對面的小方凳上，直接對着瓶嘴飲起酒來。他對我說，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歷過一次死亡，有一天他被一掛受驚的馬車掠倒，送到醫院後，昏迷了二十多天。他說自己甦醒後，耳畔縈繞的就是淒婉的歌聲，那種歌聲特別容易催發人的淚水，從此之後，他就癡迷於這種旋律。那時他是一名中學語文老師，寒暑假一到，他就去鄉村蒐集民歌，整理了很多，還投過稿，但是沒有一首能夠發表。因爲那詞和曲洋溢的氣息都太悲涼了。陳紹純有一個朋友在文化館工作，他曾把民歌拿給他看，他大加讚賞。兩個人聚會時，常常悄悄吟唱那些民歌。文革中，這位朋友揭發了他，說陳紹純專唱資產階級的傷感小調，對社會主義充

滿了悲觀情緒，陳紹純開始了挨批生涯。他被打折過腿和肋骨，他們還把他整理的民歌撕成碎屑，勒令他吃下去，讓這頹廢的資產階級的東西變成屎。他就得像一頭忍辱負重的牛一樣，把那些紙屑當草料一樣嚼掉。陳紹純說很奇怪，以前他並不能記住所有的旋律，可它們消亡在他體內後，他卻奇蹟般地恢復了對民歌的記憶，那些歌在他心底生根發芽、鬱鬱蔥蔥，他的內心有如埋藏着一片芳草地，他常在心底歌唱着。只是那些歌詞就像蝴蝶蛻下的羽翼一樣，再也尋覓不到了，所以他的歌是沒有詞的。而那樣的詞在那個年代，就像插在圍牆頂端的碎玻璃屏障一樣，雖然陽光把它們照得五彩斑斕的，但你如果真想貼近它，跨越它，就會被扎得遍體鱗傷。

陳紹純說如果沒有這些歌，他恐怕就熬不到今天了。文革結束後，他又回到學校當教師去了，退休後，就開了深井畫店。他之所以開畫店，就是爲了唱歌方便。家人不允許他在家唱，有一回他唱歌，家裏的花貓跟着流

淚。還有一回他唱歌，小孫子正在喝奶，他撇下奶瓶，從那以後就不碰牛奶了，他只得在外面唱歌。

天色越來越暗了，陳紹純的面容在我面前已經模糊了。他對我說，在烏塘，最愛聽他歌的就是蔣百嫂。蔣百失蹤後，蔣百嫂特別愛聽他的歌聲。她從不進店裏聽，而是像狗一樣蹲伏在畫店外，貼着門縫聽。她來聽歌，都是在晚上酒醉之後。有兩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門，想出去看看月亮，結果發現蔣百嫂依偎在水泥臺階前流淚。

陳紹純的歌聲就是在談話間突然響起來的。他的歌聲一起來，我覺得畫店彷彿升起了一輪月亮，剎那間充滿了光明。那溫柔的悲涼之音如投射到晚秋水面上的月光，絲絲縷縷都洋溢着深情。在這蒼涼而又青春的旋律中，我看見了我的魔術師，他倚門而立，像一棵樹，悄然望着我。沒有巫師作法，可我卻在歌聲中牽住了他的手，這讓我熱淚盈眶。

我回到旅店時，天已經很黑很黑了。週二和週二嫂在吵嘴，原來週二嫂用驢車帶回了一個瘸腿人，此人是個農民，他老婆進城打工，一去兩年，音信皆無。他去尋，發現老婆已跟一家餐館的大廚廝混上了，他跟大廚格鬥，被打折了一條腿。他沒錢醫治腿，又沒錢乘車，就一路拄着拐回他的老家去。週二嫂在站前廣場遇見了這個衣衫襤褸、神情憔悴的人。她就把他扶上驢車，想讓他來旅店睡宿好覺，喝碗熱湯。不料週二對她的義舉大為不滿，說這個人病得快成灰了，萬一死在店裏，他的家人找來訛上我們，豈不是好心當成了驢肝肺？週二嫂覺得委屈，她說週二，我領回的要是一個女人，你就不這麼吹鬍子瞪眼睛的了。週二氣急了，他跺着腳說，你就是領回個天仙，我也只和你睡！

我回到房間，洗了把臉，關了燈，躺在牀上。我的枕畔放着一個電動剃鬚刀盒，這是魔術師的。他在時，我常常在清晨睡意蒙眬時，聽到他刮鬍子的聲音。那聲音很像一個農民在開着收割機收割他的麥子。他永別

我後，我將他遺落在枕畔的幾根頭髮拾撿起來，珍藏在在他變魔術用的手帕中。而這個剃鬚刀槽蓋中，還存着他沒來得及清理的被碾成了齏粉的鬚鬚。我覺得那裏仍然流淌着他的血液，所以也把它珍藏起來。我帶着它出來，就是想讓它跟我一起完成三山湖的旅行。對我而言，它就是一個月光寶盒。我撫摩着它，想着第二天仍然可以到深井畫店傾聽陳紹純的歌聲，便有一種傷感的幸福瀰漫在周身。然而就在那個夜晚，陳紹純永別了這世界沉沉的暗夜，他把那些歌兒也無聲無息地帶走了。

第五章 沉默的冰山

我是在凌晨跟週二尋找癱腿人時，得知陳紹純的死訊的。

週二如以往一樣早起，套上驢來拉磨。他正往磨眼中填泡好的黃豆的時候，爲客人燒洗臉水的週二嫂慌慌張張地闖進磨房，對週二說，不好了，那個腿壞了的人不見了！住店的大都是週二嫂的老客人，譬如運煤的司機，拉腳的小販或是收購藥材的商人，週二嫂就把大家都吆喝起來，幫助她尋找那個失蹤的人。

週二嫂帶着一行人朝西南方向尋找，而我和週二則奔向東北方向。天雖然亮了，但不是那種透徹的亮，街巷中幾乎不見行人，它們灰暗、陳舊得像一堆爛布條。空氣比白天要清爽一些。週二邊尋找邊和我嘟囔，說週二嫂就是這麼個愛管閒事的女人，她要做的事，你若是不依，她倒不和你頻繁地吵鬧，她治理週二的辦法就是在每日的餐桌上只擺上兩碟鹹菜和一盤饅頭。週二在集市混

了一天，最惦記的就是晚餐的燒酒和可口小菜，所以他輕易不敢拗着週二嫂行事。他說如果找不回那個人，週二嫂肯定會把醬缸中長了白醭的鹹菜撈出來對付他。我寬慰週二，一個拄着拐的病人，他又能跑多遠呢？諒他是不會出城的。

然而這個人確實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凡是他能去的地方，比如公交車站、火車站、橋洞、居民區的自行車棚、垃圾箱、公園甚至公廁，我們都找過了。我對週二說，也許週二嫂他們已找回他了，正喝着熱湯呢，於是就折回旅店。豈料週二嫂一行也是失望而歸，這一大早晨撒出去的兩片網均一無所獲，週二嫂淚眼朦朧的。她責備週二，一定是昨晚她和丈夫吵嘴的話被那人聽到了，他一想到男主人不歡迎他，就知趣地在夜半無人注意時悄悄離開。萬一他死在半路上，週二就是殺人兇手。

週二不敢插言，唯唯諾諾聽着。最後他說，他走不遠，我再去找。

我和週二又回到街上。週二說，驢白白拉了磨，今早的豆腐做不成了，這一天的生意算是白搭了，我也去不成集市了。昨天我和謝老鐵下的半盤棋還撂在那兒，想着今天下完，下一步棋該怎麼走我昨晚都想好了，咳！

我寬慰他，沒準一會兒就能找到那人。週二忍不住埋怨道，你說一個大男人，臉皮怎麼就那麼薄啊，聽了兩句難聽的就開溜了，還趁着夜色，真是屬老鼠的，這不是成心要我和老婆鬧彆扭嘛，媽的！

街巷中漸漸有了行人，天也亮了。在主幹街道中，已出現了穿着橘黃背心掃街的環衛工人。我們向她們打聽是否見着一個爬行着的人，她們都搖頭說沒見過。我們走過百貨商場，走過醫院，走過糧油店，從輝來街進入寬成街，又從寬成街插入月樹街。灰濛濛的太陽升起來了，向陽的建築物忍飢受凍了一夜，如今它們吮吸着陽光，看上去光潔而滋潤。車聲起來了，人語也起來了，街市也就有了街市的樣子。我們順着月樹街自然而然來到回陽巷，遠遠的，就見深井畫店不斷

有人進進出出。週二對我說，畫店一定出事了，陳老先生從來不這麼早開張，畫店也不會在一大早來這麼多人的。

我們加快了步伐，快接近畫店時，週二碰到一個歪嘴的熟人，他說話有些含混不清，他告訴週二，陳老爺子死了，是讓一幅畫框給砸死的，如今正給他穿壽衣呢。週二拍了一下腿，說，陳老爺子怎麼這麼倒黴！歪嘴人說，聽說他是讓牛枕家的畫框給砸死的，砸到腦殼上了！可能人老了，腦殼跟雞蛋殼一樣酥了，不經砸！歪嘴人說完，擤了一把鼻涕。

沒有陽光跟着我們走進畫店，因為深井畫店在回陽巷的陰面。有四個人正抻着一塊白布站在櫃檯裏，從裏面傳來聲音。其中一個人低沉地對週二說，別過來，正穿着衣服呢。週二和我就像兩根柱子似的無言地立在那裏了。過了一刻，有一個人直起腰來，是一張老女人的臉，她吩咐那四個撐着白布的人，把白布蒙在陳老爺子身上，看來死者衣裳已經穿好了。幾個人紛紛走出櫃檯，蹲

到窗前的一個臉盆裏洗手，彷彿他們剛剛做完一件不潔淨的事似的。洗完手，幾個人直起身來吸菸。週二問那個老女人，顧婆婆，陳老爺子是幾時沒的？顧婆婆深深吸了一口煙，說，今兒一大早我出門潑洗臉水，聽見他家的店門被風吹得嘩嘩響，像是沒門的樣子，我就過來看看。那門真的沒門，我進去一看，陳老爺子躺在地上，人早就涼了，他的腦袋旁橫着個畫框，框沒散，玻璃碎了，鑲在裏面的畫也好好的。我認出了那是牛枕他娘要的牡丹。他這是要把畫掛在鉤子上，失手了，把自己給砸死了。顧婆婆又深深地吸了口煙，說，俗話說得真對呀，該着井裏死的，河裏死不了！一個鏡框，要是砸只螞蟻，未見砸得死；砸個大活人竟這麼輕巧，只能說明他該着這麼死麼！

顧婆婆話音才落，牛枕一臉喪氣地進來了。大家見了他都不說話，他也只是反覆說着“這可怎麼好”一句話。顧婆婆吸完那支菸，將菸頭扔掉，進了櫃檯裏面，很快把那張肇事的牡丹圖取了出來。她就像公安人員讓罪

犯認證一件血衣一樣，將它攤在地上，對牛枕說，這是不是給你娘畫的？

牛枕抽泣了一下，點了點頭，眼裏淚光點點。

那牡丹圖果然比昨日看上去要鮮豔多了，紅色的紅到了極致，粉色的粉得徹底，看來陳紹純老人已經重新修飾過了這張牡丹圖。顧婆婆又點了一棵煙，對牛枕說，你說鑲着這畫的玻璃碎了不知多少塊，可這張牡丹圖呢，連個劃痕都沒有，真是奇了！

週二見牛枕看着畫的那種哀愁欲絕的表情，就勸慰他說，如果陳老爺子不將畫框懸在房樑下，而是像布店擺放布匹那樣一匹匹地豎在櫃檯上，就不會出這樣的事了。顧婆婆也說，陳老爺子也是怪，畫又不是魚乾肉乾，非要吊起來做什麼，這下好，等於自己捉來個吊死鬼，被小鬼索了性命！

想到那些至純至美的悲涼之音隨着陳紹純離開了這個世界，我流淚了。這張豔俗而輕飄的牡丹圖使我聯想起撞死魔術師的破舊

摩托車，它們都在不經意間充當了殺手的角色，劫走了人間最光華的生命。有的時候，生命竟比一張紙還要脆弱。

顧婆婆就是與畫店比鄰的壽衣店的店主，她絮絮叨叨地對大家說，陳老爺子昨夜又唱他的喪曲了，唱了大半宿，她爲了給張順強家扎一對還願用的紙牛紙馬，閉店時快到午夜了，可陳老爺子還在唱歌。顧婆婆還說，她去陳老爺子家報喪時，陳老太婆好似睡着，被叫醒後聽說她男人沒了，一聲都沒哭，反倒打了一個呵欠，說，唱那種歌兒的，有幾個好命的？她的兒孫們聞訊後也不顯得特別悲感，他們相跟着來到畫店後，還爭論這畫店將來該做什麼。大兒子說要開玩具店，小兒子說要開音像店，沒誰掉眼淚。看他們那架勢，用不上三天，他們就會把陳老爺子推進火葬場。

畫店又涌進來幾個人，他們拿着黑布、挽幛和幾刀燒紙。其中一人的面容酷似陳紹純，看來是他的兒子。顧婆婆問，你們就在畫店佈置靈堂啊？那個像陳老爺子的男子說，唔，

我媽說了，不往家拉了，我爸喜歡畫店，就讓他從這兒上路。說完，他從兜裏摸出五十元錢給顧婆婆，說這是賞給她的穿衣錢。顧婆婆顯然對這個錢數不滿，她謝也沒謝，微微撇了一下嘴，將錢掖到褲兜裏，說她店裏沒人照應，如果有事再去叫她，就出了畫店。

我和週二也走出畫店。週二走在前，我在後。我們出門時，牛枕還在哀愁地垂立着，看着那張牡丹圖。週二回頭對我說，看來牛枕今天跟他一樣倒黴，他賣不成豆腐了，牛枕也別想着去集市賣肉了。

由於街巷的寬窄和深度不同，陽光投射下來的影子是不一樣的。有的街道寬闊平坦，街兩側的建築物又低矮，陽光的進入就活潑、流暢，街面上的光影就是明媚而柔和的。但如果是幽長而逼仄的小巷的話，再趕上巷子旁的房屋密集而挺拔，陽光的到來就頗為吃力，落在巷子中的光影就顯得單薄而陰冷，回陽巷的陽光就是這樣的。走在這樣的小巷中，我越發有一種淒涼的感覺。週二見我失神，就不再回頭與我搭話，他仍然不斷地向

行人打聽拄拐人的下落，大家對他的回答總是說不知道。從週二疲塌的步態上，能明顯感受到他的沮喪。

我們回到旅店，週二嫂已經心平氣和地忙着早飯了。原來她碰見了一個運煤的跑長途的司機，他在離烏塘有五六里路的金平莊碰見了一個拄拐的人，他看上去比單腳立着的稻草人還要單薄，金平莊的一個養雞戶正張羅着給他搭便車，讓他回家。週二嫂明白這個倒黴蛋碰上了好心人，心中也就安寧了，對週二的態度也和悅了，問他早餐想吃什麼鹹菜。週二一見週二嫂雲開日朗，連忙回磨房做他的豆腐去了。趕不上上午的集市，他下午去也來得及。

週二嫂告訴我，通往三山湖的火車已經通了，問我什麼時候離開烏塘。我對她說不急。她問我民歌和鬼故事蒐集得怎麼樣了，我便把陳紹純的死訊告訴她。她聽了一驚，說，這老爺子身子骨挺硬朗的，竟然死在一張畫上，這就是命啊。她說他兒子的名字還是陳紹純給取的呢，文革結束後，陳紹純還

給上頭寫了信，建議恢復老街巷的名字，回陽巷和月樹街這些一度被廢棄的名字，又重新回到街市中。按週二嫂的說法，陳紹純是烏塘最有文化的人，她說就衝陳紹純給她兒子取了名字的情分上，她一會兒也要買上幾丈白布去弔孝。她還說蔣百嫂要是知道陳老爺子死了，一定會難過的，她喜歡他的歌兒。

週二嫂感受到了我的抑鬱，她說我做的事跟採山貨一樣，山貨的出現是分年份和氣候的，蒐集民歌和鬼故事也是。趕上這個年月聽民歌的人少了，採集起來當然就困難，她勸我不要太難過。她說這兩年蔣百嫂沒少聽陳紹純的歌，她在夜晚酒醉回家後，也常哼上幾曲，估計都是從深井畫店學來的，這樣我完全可以從蔣百嫂那裏挖掘陳紹純掌握的民歌。她的話使我死寂的心又燃起一簇希望之火。不過週二嫂對我講，去蔣百嫂家裏不那麼容易，她早晨起得晚，沒人敢這時敲她的門，她也不喜歡客人去；白天呢，她在集市賣油茶麪；晚上她倒是回家的，但沒個

定時，或早或晚，而且如果趕上她喝醉了，帶回家的就不僅是一身酒氣，可能還會有一個男人，這時候更不便打擾她了。

我說沒關係，我可以慢慢等待機會。

週二嫂笑着說，我可不是要拖你的腿，想讓你在我的旅店多住幾天啊。

我哪會那麼想你呢，我說，你對那個沒錢的癩腿人都那麼好。

一提起癩腿人，週二嫂又嘆氣了。她說那個人實在可憐，一夜能拐到金平莊，幸虧夜裏沒下雨。不過晚上寒氣大，天又黑，他不知遭了多少罪！說着說着，她的眼睛溼了。她告訴我，烏塘還有一個愛唱歌的人，她專唱婚禮上的歌，叫肖開媚，在城東開了家婚介所。她勸我不妨去見見她，也許她唱的歌對我也有用。

吃過早飯，我就步行到城東去找那家婚介所，還真的好打聽，一找就找到了。不過肖開媚不在，只有一個嗑着瓜子的肥胖女人守

在那裏。她對我說，肖開媚今天有活兒，開鞋店的老楊的兒子結婚，她主持婚禮去了。我問肖開媚是否會在婚禮上唱歌，那女人竟然操着一口港臺腔對我說，當然啦，她是去唱喜歌去的啦。烏塘的新媳婦，肖開媚要是不去給唱上幾首喜歌，她們是不會入洞房的啦。她問我是不是也來預約婚禮的，我搖了搖頭，她就興高采烈地說，那你一定是登記找男友的啦，你喜歡醫生嗎，醫生握着手術刀，又掙工資又拿紅包，還不顯山不露水的，安全！我這裏剛剛登記了一個，他老婆得癌了，他讓我先幫他物色着，他老婆是晚期癌症，挺不上幾個月了。你喜歡警察嗎，有個剛離婚的警察，帶着個八歲的男孩，想找一個容貌說得過去的，我看你夠標準啊！她一邊喋喋不休地說着，一邊取來一個花名冊，嘩啦嘩啦地翻着，爲我物色着人選。那一刻我覺得她就是拿着生死簿子的專門勾人魂魄的閻王爺，而我正不知不覺地踏入了地獄之門。從這樣的環境中飛出來的喜歌，肯定透露着銅臭之氣，不會讓人的內心產生真正的喜悅。在我看來，真正的喜悅是透露着悲

涼的，而我要尋找的，正是如梨花枝頭的露珠一樣晶瑩的——喜悅盡頭的那一縷悲涼！

我失望地離開婚介所，漫無目的地回到街巷中。見到街角有人賣金魚，就湊上去看兩眼；見到一個乞丐從垃圾箱中往出翻騰東西，也湊上去看兩眼。天色有些昏黃，絲絲縷縷的雲彩看上去就像是一片荒草。我進了一家錄像廳，廳裏光線微弱，汗腥味很濃，像是誤闖了魚蝦市場。錄像是循環放映，畫面上是一個女人酥胸半露、同時與兩個男人調情的鏡頭。我看了兩眼，就乏味了，歪在破爛不堪的椅子上睡着了。這一覺竟然睡得比在旅店還要沉迷。等我醒來，電影已轉為槍戰片，一隊穿迷彩服的士兵與一隊穿便服的人在叢林中激戰正酣，噠噠噠的槍聲和火光交替出現。我覺得肚子餓了，晃晃悠悠地步出錄像廳，一看手錶，已是午後一時了，便就近趑進一家小吃店，要了一碗米飯，一盤地三鮮。在等菜的時候，聽見兩個面色黎黑的食客在議論剛剛發生的一件事情。說是那個唱喜歌的肖開媚今天上午主持鞋店老

楊的兒子的婚禮時，被礦工劉井發給打了。肖開媚介紹了一個外鄉來的女子給這礦工，誰也不知道她是來烏塘“嫁死的”。劉井發和她過了兩年，總不見她懷孕，讓她去看病吧，這小媳婦反而污蔑劉井發，說他的種子不好使。劉井發起了疑心，砸開了小媳婦終日上着鎖的箱子，結果發現了好幾張關於他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單，劉井發將她暴打一頓，要休了她，小媳婦倒也不在乎，她說自己結婚前就戴了環，根本就沒想給他生個一男半女的。劉井發認為婚介所的肖開媚一定是和小媳婦串通好了，介紹了這麼個毒蠍女人給他，就揣上一把斧頭，鬧了老楊兒子的婚禮，在肖開媚的背上砍了十幾斧子。如今肖開媚被拉進醫院急救，劉井發被警車帶走，攪得婚禮沒點喜慶的氣氛，老楊哀嘆自己賣鞋招來了“邪氣”，連新媳婦敬的喜酒都不吃了。

咳，你說這新媳婦帶着個環和人家結婚，等於往肚子裏放了一張網，那劉井發撒下的魚苗再好，也是個被擒的命！其中那個長着對

招風耳的食客說。

另一個吃東西時發出響亮吧唧聲的食客說，我要是娶了這樣的媳婦，就把她捆上，讓她天天跪在門檻上，每隔五分鐘喊我一聲“爺爺”，不喊就揍，我就不信弄不服帖她！他進而分析煤礦事故多的原因，那是由於地下是閻王爺居住的地方，活人天天下去採煤，等於掘閻王爺的房子，讓他不得安生，他當然要大筆一揮，取出生死簿子，把那些本不該壯年死去的人的名字一一勾上，提早帶走他們。所以死在井下的礦工，總是三五成羣。

招風耳說，現在行了，下井的一班是九個人，上頭不是有文件嗎，超過十人以上的死亡事故才上報，死九個人，等於是白死！

王書記也真是命好，小鷹嶺煤礦那次事故，要是蔣百也在井下，剛好是十個人，一上報他就得倒黴，還不得來個行政記大過處分？哪有日後被提拔的份兒！媽的，蔣百也真是甜和他！你說蔣百究竟去哪兒了，我估摸着他那天還是下井了，只不過沒找到屍首罷

了。不然他家的狗怎麼天天還是去汽礦站迎他？狗從哪兒把人送走，自然是在哪兒等主人回來的！

他們接着慨嘆被不明不白拋棄了的蔣百嫂，慨嘆糊里糊塗沒了爹的蔣三生，慨嘆採煤不是人乾的活兒。本來他們的飯已吃完了，慨嘆來慨嘆去，他們覺得世事難料，就說不如趁着休班，一醉方休，明天下了井，能不能回來，還兩說着呢。我這才明白，他們也是礦工，難怪他們的臉那麼黑呢，好像每一道皺紋裏都淤積着煤渣。他們要了一斤燒酒，兩個小菜，開始了新一輪的吃喝。在這種時刻，我也特別想喝上一點酒。我吆喝來店主，要他爲我拿一壺酒，添上一碟五香花生米和一碟鹹魚。店主吃驚地看着我，半晌沒有反應過來，他大約沒有見過一個女人會來這裏要酒喝，所以當他朝竈房走去的時候，不由自主地嘟囔道：又一個蔣百嫂——

兩個礦工無所顧忌地聊着天，他們一會兒講鄰里間的事兒，一會兒又講親戚間的事兒和夫妻間牀上的事兒，非常地放縱，又非常地

快樂。我呢，對着幾碟小菜獨斟獨酌着。小吃店的衛生狀況很差，蒼蠅絡繹不絕地在杯盤碗盞間飛起落下，趕都趕不及，只好對它們聽之任之，也算有生靈陪着我這孤獨的酒客。

時光在飲酒的過程中悄然流逝了。裹挾在酒中的時光，有如斷了線的珠子，一粒粒走得飛快。不知不覺間，天色已暗淡了，那兩個礦工是什麼時候走的我竟一無所知。我飄搖着向外走的時候，店主吆喝住了我，說，哎，你還沒付賬呢！看來我把這小吃店當成了自己的家。我掏錢買單的時候，店主問我，你不是烏塘人吧？我點了點頭。店主把零錢找還我的時候，說，世上沒有趟不過去的河，遇事想開點！

我覺得自己輕飄得就像一片雲。如果我真是一片雲就好了，我能飛到天上，看看我的魔術師是否在雲層背後、手持魔杖對我微笑？我叫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回旅店。路過暖腸酒館時，我看見了蔣百嫂的背影，她一定又去吃酒了。而她家的狗，正在路邊有氣無力地

啃着一簇野草。

我回到房間倒頭便睡，一條波光盪漾的大河出現在夢中。我站在此岸，望着對岸的青山，忽然看見一隻鷹從青山中飛起。我的目光追隨着這隻鷹，它突然就幻化爲一朵蓮花形態的彩雲；當我對着這雲的嫵雅之美而驚歎不已時，彩雲又變爲一隻鹿，讓人覺得天上也有叢林，不然這鹿緣何而生？正當我想要仔細察看鹿身後的天空是否有叢林時，它卻變幻爲一條搖頭擺尾的魚。而天空下面的青山，卻依然是青山。我對着青山冥想之時，一陣哭鬧聲撕裂了我的夢境。睜眼一看，天已黑了，去拉燈，燈卻依然黑着臉，像是與什麼人生了氣，不肯綻放笑容。我摸黑走出房間，見走廊盡頭有一支蠟燭坐在花盆架上，它勃勃燃燒着，投下一帶顫動的乳黃的光影。這光影於我來講彷彿是一片片凋零的落葉，我小心翼翼地踩着它走過，踩出了一腳的蒼涼。

正當我要走出屋子，想看看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時，背後傳來了腳步聲，回頭一望，

原來是週二擎着一盞油燈從磨房走了過來，他大概剛泡完豆子。黃豆不被泡軟，是上不了磨盤，做不成豆腐的。

我問週二是誰在外面哭鬧，聽上去撕心裂肺的，怪人的。週二嘆了一口氣，說，能是誰啊？是蔣百嫂！她醉了，又趕上停電，她就鬧，非說要用炸藥包把供電局給崩了！

週二對我說，蔣百失蹤後，蔣百嫂似乎特別怕黑暗，逢到停電的時刻，她就跟瘋了似的四處奔走呼號，絕不肯在家裏呆一刻。週二嫂爲此買了很多包蠟燭送她，可是她並不喜歡燭光，嫌它身上不帶電。給她送油燈呢，她非說油燈睜的是鬼眼，不懷好意地看她。週二嫂就買來一盞電瓶燈送她。按理說電瓶燈發出的光與電沒什麼區別，可蔣百嫂仍是嫌棄它，說它把電藏在自己的肚子中，不能傳輸給別的電器，是個廢物。鄰居們都知道蔣百嫂受不了沒電的時光，所以一遇停電，週二嫂不管手上忙着什麼緊要活兒，都要立馬放下，去安慰蔣百嫂。蔣百嫂在停電時刻暴躁不安，而一旦室內電燈復明，她就奇蹟

般地安靜下來了。

週二把油燈擺在門口的鞋櫃上，陪我出去看蔣百嫂。街面上沒有車輛駛過，也沒有行人，路燈一律黑着臉，只有兩束銳利的手電筒光在蔣百嫂身上閃來閃去，使她看上去像個站在水銀燈下拍夜景戲的演員。

週二嫂說，你回屋吧，蔣百嫂，夜裏涼，你要是感冒了，誰心疼你啊？你回了屋，電也就來了。

蔣百嫂踩着腳哭叫着，我要電！我要電！這世道還有沒有公平啊，讓我一個女人呆在黑暗中！我要電，我要電啊！這世上的夜晚怎麼這麼黑啊！！蔣百嫂悲痛欲絕，咒罵一個產煤的地方竟然還會經常停電，那些礦工出生入死掘出的煤為什麼不讓它們發光，送電的人還有沒有良心啊。

我從未見過一個女人爲了爭取光明而如此激憤，而這光明又必須是由電而生的，這讓我困惑不已。蔣百嫂哭叫着，週二嫂和另

外兩名婦女則好言勸解着，打算把她架回屋子，可她像頭被激怒的公牛一樣，沒有回去的意思，不斷地往前掙，聲言要買兩噸炸藥，把供電局炸成一片廢墟。正當大家一籌莫展之際，路燈就像長了腿似地跳了一下，電閃閃爍爍地來了。蔣百嫂打了個激靈，立刻安靜下來了。

路燈亮了，居民區的燈也亮了。光明中蔣百嫂雖然也是一臉的悲涼，但她已恢復了理智。她對週二嫂等人說着對不起，然後領着一直在旁邊打着哆嗦的蔣三生回家。

蔣百嫂走後，我隨着週二和週二嫂回旅店。週二一進門就奔向油燈和燭臺，忙不迭地“撲撲”將它們吹滅。週二嫂說，蔣百嫂確實怪，一停電就跟瘋了似的，任誰也勸阻不了，除非是電回來了，她才恢復平靜。我覺得這其中一定隱藏着什麼祕密。週二說，能有什麼祕密呢，男人就是女人的電，缺不了的；離了這個電，再好的女人也乾枯了！說着，十分自得地衝週二嫂擠着眼睛，似乎在提醒她，她身上的活力是他賦予的。週二

嫂“呸”了週二一口，說，餵你的驢去吧，要不它明天早晨哪有力氣拉磨！週二哼着小曲，樂陶陶地去磨房了。

在這樣一個夜涼如水的夜晚，我特別想和蔣百嫂聊聊天。我沒有徵求週二嫂的意見，獨自出了旅店，走進一家食雜店，買了兩瓶二鍋頭，一包花生米、一袋醬雞爪以及幾個松花蛋，敲蔣百嫂家的門去了。

蔣百嫂的家門外掛着一盞燈，還吊着一串風鈴，所以輕輕敲幾下門，風鈴就會跟着鳴響。那風鈴很別緻，一隻彩色的鐵蝴蝶下吊着四串鈴鐺，它們發出的聲音非常清脆，看來蔣百嫂把它當門鈴來用了。

開門的不是蔣百嫂，而是蔣三生。他見了我有些躲躲閃閃的。我問他，你媽在家嗎？他先是說在，接着又說沒在。他好像剛哭過，臉上的淚痕隱約可見。他立在那裏，像個小門神，沒有讓我進屋的意思。

我認定蔣百嫂就在屋裏，就說要進屋等她。蔣三生畢竟是個不諳世事的孩子，他瞪瞪地

跑到一扇屋門前，說，是在周媽媽家住店的人，我說了你不在，可她還要進來等你！

我已經不請自進地跨進門檻了。一股香氣撲鼻而來，是幽微的檀香氣味，看來蔣百嫂在焚香。屋子素樸而整潔，陳設看上去規矩、得體，與我事先想像的零亂情景大不相同。有一點讓我覺得奇怪，明明有兩扇屋門，進門的小廳裏卻擺着一張小牀，一看就是蔣三生的，蔣百嫂爲什麼不讓他住在屋子裏呢？

我把酒菜放在小廳的圓桌上。蔣百嫂推開一扇藍漆門，提着一把黑沉沉的大鎖頭，赤紅着臉走出來，反身把門鎖上。她再次轉過身來時連打了幾個寒戰，好像她剛從冰窖中出來。也許是剛纔這一場哭鬧消耗了她太多氣力的緣故，她看上去有些疲憊，髮髻也鬆垂了，幾綹髮絲像樹杈那樣斜伸出來，而她的脣角，漾着一點紅，想必先前她暴怒之時不慎咬破了它。她有些木然地面對着我，久久無話，只是不斷地伸出舌頭舔拭脣角，微蹙着眉。那血跡被吸乾後，慢慢地又洩了出來，好像她的脣角是個火山噴發口，金紅的

熔岩要不斷涌現。

你找我有事麼？蔣百嫂哀哀地看着我。

那天我來烏塘，在暖腸酒館，你邀我喝酒，我不識相，今天特地帶了酒來，想和你喝上幾盅，說說話，也算賠罪了。我看着她背後那扇上了鎖頭的門說。我從沒見過一個人在自家屋內還得上鎖，那裏一定隱藏着祕密。

我聽週二嫂說，你是來蒐集鬼故事和民歌的。蔣百嫂吁了一口氣對我說，我不會說鬼，更不會唱民歌。

今晚我不想聽鬼故事，更不想聽民歌，我說，我只想跟你喝酒。我盯着她滿懷哀愁的眼睛，說，今天晚上太冷太冷了。說完這話，我確實覺得寒冷，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。

那好吧。蔣百嫂指着桌子上我帶來的酒菜說，廳裏涼，去我的屋裏喝吧。她吩咐蔣三生把我帶來的東西拿到裏屋的地桌上。蔣三生答應着，麻利地將酒菜兜在懷裏，奔向裏

屋，那樣子活像一個甩着長尾巴的小松鼠抱着鬆塔快樂地前行。

檀香的氣息越來越濃了，我故做輕描淡寫地對蔣百嫂說，從那屋裏飄出來的香氣可真好聞啊，我在佛誕日常去寺廟燒香，聞到的就是這種氣味。

蔣百嫂淡淡地說，那裏面供着祖宗的牌位，所以時常要上上香，說完，她率先朝屋裏走去。

在跟着蔣百嫂朝屋裏走去的時候，我在她身後悄悄貼近那扇藍門，我聽見一陣“嗡嗡”的轟鳴聲，好像裏面有什麼機器在工作，這更令我疑惑重重。供奉祖宗，環境應該是清淨的，爲什麼還會有這樣的聲音發出？

蔣百嫂的屋子也是整潔的，屋子的佈置以藍印花布爲主，比如窗簾、牀單、縫紉機以及電視機上，掛的、鋪的、苫的都是藍印花布，看上去素雅而美觀。我很難想像蔣百嫂會在這樣的屋子裏和形形色色的男人鬼混。

蔣三生已經把吃食搬到窗前的桌子上了。那是一張一米見方的方桌，左右各擺着一把椅子，桌上放着兩雙筷子，兩個白瓷酒盅，還有半瓶喝剩的酒、一袋青豆以及半袋牛肉乾。看來蔣百嫂常在這裏邀人同飲。

三生，你睡去吧，沒你的事了。蔣百嫂說。

蔣三生答應着，乖乖回到門廳去了。

我問蔣百嫂，怎麼給兒子取了這麼個名字，聽上去老氣橫秋的。

蔣百嫂說，我頭一胎流產了，流下的是對雙胞胎，照算命人的說法，我算是有過兩個孩子了，他出生，排行就是老三了，當然得叫他三生了。

哦，流了產的孩子也算數啊，我說。

那不也是從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麼，當然算數了。蔣百嫂問我，你有孩子嗎？

我搖搖頭。

蔣百嫂問，你沒結婚？要不是你不會養活？再不就是你男人不行？

我笑了，說，都不是。停頓了一刻，我告訴她，我正想要孩子的時候，我愛人離開了我，他不久前去世了。

蔣百嫂嘆息了一聲，哀憐地看了我一眼，說，咱姐倆原來是一個命啊。

我心中想，難道蔣百並不是失蹤，而是死了？

蔣百嫂大概意識到失言了，她將我讓到椅子上，說，我男人失蹤了快兩年了，沒有一點音信，我這不也等於守活寡麼？

見我沒有附和，她又機智地引入先前的話題，說她懷的那對雙胞胎之所以流產，是被丈夫給嚇的。那年礦上發生透水事故，蔣百那天也下井去了，聽到消息後，她認定蔣百已別她而去，一陣哭嚎，不想動了胎氣，白白葬送了一對雙胞胎的性命。其實那天出事的現場，並不在蔣百的作業點。蔣百安然無

恙地回來了，可她的肚子卻像一片破網似地癢了。她慨嘆做礦工的孕婦，肚裏的孩子隨時可能成爲遺腹子。

蔣百嫂坐下來，她家的電話響了。電話被蒙在牀單下，鈴聲乍響時，感覺牀下有個妖怪在叫，嚇了我一跳。蔣百嫂撩開牀單接起電話，喂了一聲，有些不耐煩地說，我在集市站了一天，腰疼，門門睡了！說着，氣咻咻地擱下聽筒。我猜這或許是哪個男人想來這裏討便宜，反倒討了個沒趣。

蔣百嫂坐到我對面的椅子上，啓開酒對我說，要是誠心跟我喝，得連幹三盅。我答應了。她熟稔地斟酒，瓷盅裏的酒盪漾着，不能再多一滴，也不能再少一滴的樣子。三盅酒落肚，只覺得從口腔直至肚腹有一條火光在寂靜地燃燒，身上熱乎乎的，分外舒展。蔣百嫂指着我的臉笑着說，這世上愛塗胭脂的人真是傻啊，酒可不就是最好的胭脂麼！你瞧你，一喝上酒，黃臉就成了桃花臉，要多好看有多好看！

一喝上酒，我們就比先前顯得親密了。她問我，你男人是幹什麼的？怎麼死的？我一一對她說了，蔣百嫂挑着眼角說，魔術師不就是變戲法的麼？你嫁個變戲法的，等於把自己裝在了魔術盒子裏，命運多變是自然的了！

我是一個不願意在人前流淚的女人，但在蔣百嫂面前，我淚水橫流，因為我知道她的心底也流淌着淚水。蔣百嫂一盅一盅地斟着酒，我一盅一盅地啜飲着，我就是一堆冰冷的乾柴，而這如火苗一樣的酒，又把我燃燒起來。我絮絮叨叨地敘述魔術師離開我後，我怎樣一次次在家裏痛哭，怕驚擾了鄰居，我就跑到衛生間，打開水龍頭，將臉貼近它，讓我的淚水和着清水而去，讓我的哭聲融入嘩嘩的水流中。我還講了魔術師的葬禮，來了多少人，別人送的花圈又如何被我清理出去，甚至他將被推進火化爐前，我對他最後的乞求，乞求他把自己變活，以及我留在他冰冷的額頭上的最後一個熱吻，都對她毫無保留地傾訴了。很奇怪，蔣百嫂對我的這番

話並沒有抱之以同情，相反倒是一陣接着一陣的冷笑，好像我的哀傷不足掛齒，她這種冰冷的態度讓我不寒而慄！

蔣百嫂沉默着，她啓開另一瓶酒，兀自連幹三盅，她的呼吸急促了，胸脯劇烈起伏着，她突然“哇——”地一聲大哭起來，說，你家這個變戲法的死得多麼隆重啊，你還有什麼好傷心的呢！他的朋友們能給他送葬，你還能最後親親他，你連別人送他的花圈都不要，燒包啊，有的人死了也燒包啊。你知不知道，有的人死了，沒有葬禮，也沒有墓地，比狗還不如！狗有的時候死了，疼愛它的主人還要拖它到城外，挖個坑埋了它；有的人呢，他死了卻是連土都入不了啊！

她這番話使我聯想到蔣百，難道蔣百已經死了？難道死了的蔣百沒有入土？不然她何至於如此哀慟？

蔣百嫂徹底醉了，她一會兒哭，一會兒笑，一會兒訴說。她拍着桌子對我說，烏塘的領導最怕的是她，如果她想把領導從官椅上拉

下來，那就跟碾死一隻螞蟻一樣容易。他們現在戴的是烏紗帽，可只要我蔣百嫂樂意，有一天這烏紗帽就會變成孝帽子！

蔣百嫂唱了起來，她唱的歌與陳紹純的一樣，是哀愁的旋律。不過那歌裏有詞，而歌詞反反覆覆只是一句：這世上的夜晚啊——，聽得我內心彷彿奔涌着蒼涼而清幽的河水。她唱累了，搖搖晃晃地撲到牀上，睡了。是午夜時分了，我毫無睡意，只是覺得頭暈，如在雲中。

蔣百嫂哼着翻了一下身，她的黑色棉線衫褪了上去，露出了腰肢，我看見她的腰帶上拴着一把黃銅大鑰匙，我認定它屬於那扇上了鎖的藍漆屋門的，便悄悄走上前，取下那把鑰匙。

我掂着那把鑰匙走出去，小廳的燈關了，看來蔣三生已經睡了，依稀可見小牀上蜷着個小小的人影。我鎮定一番，打開那把鎖，推開屋門。撲向我的是檀香氣和光影，屋子吊着盞低照度的燈，它像一隻蔫軟的梨一樣，

散發出昏黃的光。這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，沒有牀，沒有桌椅，四壁雪白，拉得嚴嚴實實的窗簾也是雪白的，有一種肅穆的氣氛。北牆下擺着一臺又高又寬的白色冰櫃，冰櫃蓋上放着一隻香爐，一盒火柴、一包檀香以及供奉着的一盤水果。冰櫃的壓縮機正在工作，轟鳴聲在寂靜的夜裏聽上去像是一聲連着一聲的沉重的嘆息，我明白先前聽到的嗡嗡聲就是這個大冰櫃發出來的。蔣百嫂爲什麼會在冰櫃上焚香祭祖，而卻不見她祖宗的牌位？我覺得祕密一定藏在冰櫃裏。我將冰櫃上的東西一一挪到窗臺上，掀起冰櫃蓋。一團白色的寒氣迷霧般飛旋而出，待寒氣散盡，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獄情景：一個面容被嚴重損毀的男人蜷腿坐在裏面，他雙臂交織，微垂着頭，膝蓋上放着一頂黃色礦帽，似在沉思。他的那身藍布衣裳，已掛了一層濃霜，而他的頭髮上，也落滿霜雪，好像一個端坐在冰山腳下的人。不用說，他就是蔣百了。我終於明白蔣百嫂爲什麼會在停電時歇斯底里，蔣三生爲什麼喜歡在屋頂望天。我也明白了烏塘那被提拔了的領導爲什

麼會懼怕蔣百嫂，一定是因爲蔣百以這種特殊的失蹤方式換取了他們升官進爵的階梯，蔣百不被認定爲死亡的第十人，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報，就可大事化小。而蔣百嫂一定是私下獲得了鉅額賠償，纔會同意她丈夫以這種方式作爲他生命的最終歸宿。他沒有葬禮，沒有墓地。他雖然坐在家中，但他感受的卻不是溫暖。難怪蔣百嫂那麼懼怕夜晚，難怪她逢酒必醉，難怪她要找那麼多的男人來糟踐她。有這樣一座冰山的存在，她永遠不會感受到溫暖，她的生活註定是永無終結的漫漫長夜了。

我悄悄將冰櫃蓋落下來，再把香爐、火柴、果盤一一擺上去。我鎖上門，把鑰匙拴回蔣百嫂的腰帶上，走出她的家門。這種時刻，我是多麼想抱着那條一直在外面流浪着的、尋找着蔣百的狗啊，它註定要在永遠的尋覓中終此一生了。我很想哭，可是胃裏卻翻江倒海的，那些吞食的酒菜如污泥濁水一般一陣陣地上涌，我大口大口地嘔吐着。烏塘的夜色那麼混沌，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星，街

面上路燈投下的光影是那麼的單調和稀薄，有如被連綿的秋雨漚爛了的幾片黃葉。我打了一串寒戰，告訴自己這是離開烏塘的時刻了。

第六章 永別於清流

我已經把臉塗上厚厚的泥巴，坐在紅泥泉邊，沒人能看見我的哀傷了。比之烏塘，三山湖的陽光可說是來自天堂的陽光，清澈雪亮如泉水。塗了泥巴的身體被曬得微微發熱，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塊被放到大自然中等待焙制的麪包，陽光用它的文火，絲絲縷縷地烤炙着我。泉邊坐着一些如我一樣渾身塗滿了泥巴的人，他們也在享受陽光和清風，我無法看見他們臉上的表情，大家臉上的表情，都被那濃雲一樣密佈的泥巴給遮蔽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哀愁呢還是快樂。

原來的紅泥泉被劃分為兩個區域，男女各半，只要望見一羣塗了泥巴的人中青煙繚繞着，那一定是男人所在的地方，這羣泥人喜歡手裏夾着香菸，邊抽邊享受陽光。後來紅泥泉的生意不如其他的溫泉，經營者分析這是把男女分開的緣故，於是兩個區域又合二為一，男男女女可以混雜在一起。果然，生意又漸漸回潮。原來之所以將男女分開，是

由於許多男賓客連短褲都不穿，說是泥巴已將禾么．處嚴嚴實實裹上，短褲實在是多餘。而一些隨意的女賓客，也喜歡裸露着乳防。男女混雜之後，規定是入紅泥泉的客人必須要穿背心和短褲，但違規者大有人在，經營者權當看不見，聽之任之。其實柔軟的紅泥已經是上帝賜予人類最好的遮羞布，客人的選擇不是沒有道理的。一羣泥人坐在紅泥泉邊的情景，讓我聯想到上帝造人的情形。這種能治療很多疾病的紅泥，淤積在碧藍的湖水深處，柔軟細膩，一觸摸便知是經過了造物主千萬次的打磨、淘洗，又經過了千百年和風細雨的滋潤，才釀得如此的好泥。

坐在泉邊的，有許多對戀人。雖然身裹泥巴不方便講話，但從他們手拉手的舉止上，完全能感受到他們的脈脈深情。情侶們的目光，也就跟這光芒四射的陽光一樣，火辣辣的。我是多麼的羨慕這樣的目光啊。如果魔術師坐在我身邊，他也會拉着我的手的，可他卻被一頭跛足驢給接走了。我在心底輕輕呼喚他的名字，淚水奔涌而出。淚水使臉上

的紅泥更加潤澤，融入紅泥的淚水已經被調化爲最養顏的膏脂了。

我通常上午時將通身塗滿泥巴，坐在紅泥泉邊釋放淚水，午後再去真正的溫泉浸泡一兩個小時。從溫泉出來，換上便裝，即可一身清爽地在三山湖景區閒走。

我喜歡逛賣火山石的攤牀。那些火山石形態不一，被開發出的產品也就各不相同。那些嶙峋崢嶸的因其妖嬈之氣而被做爲盆景；細膩光滑的則被鑿成筆筒和首飾盒；而紋理如蜂窩一樣粗糙的，十有八九被當做了磨腳石。在賣磨腳石的攤牀前，我遇見了一個七八歲左右的男孩，與其他赤膊、光頭的男孩不同，他戴一頂寬檐草帽，穿着長袖衫，長褲，袖筒寬大，而且衣着的顏色是藏青色的，看上去老氣橫秋，他袒露於臉上的笑容，便有一種受擠壓的感覺。他在攤牀前招攬生意，而進行交易的，是一個面色黎黑的站在少年身後的獨臂男人。男孩不像其他的生意人，採取的是花言巧語的吆喝或是圍追堵截的兜售，他用變戲法的辦法引起遊客的注

意。只見他手裏握着一枚溫泉煮蛋，把玩片刻後，這雞蛋忽然幻化爲一塊磨腳石，當遊人對着磨腳石驚歎不已時，他又把雞蛋飛快地變回掌心中。遊人喜愛這男孩，就是不買磨腳石，也要買上兩枚雞蛋，清瘦的獨臂人的生意也就比其他賣火山石的攤牀要好得多了。

經過攤牀的次數多了，我知道獨臂人姓張，男孩叫雲領，他們是一對父子。因爲其他的生意人跟他們說話時，對獨臂人愛說，老張，你行啊，你家雲領在前面變戲法，你後面收着銀子！而對男孩說的則是，雲領，你這小東西這麼會變戲法，在三山湖可惜了，你該進大城市去！當然，也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瞟着男孩，撇着嘴說，手腳這麼快，別出落成個賊！

雲領變的戲法，明眼人能一眼望穿，他的那兩條腕口緊束的寬大袖筒，因爲預先放置了雞蛋和磨腳石，沉甸甸地下垂着，彷彿裏面藏着貓。但我喜歡看他帶着一股大人的神色展覽他的招數，他能讓我想起魔術師。我三

番五次地去，接二連三地買磨腳石，旅館房間的旅行袋中，聚集了太多的火山石，好像我是個採集礦石標本的考古學家。

有一個下午，我又去了雲領家的攤牀。他顯然對我已熟識了，見了我脣角浮出一縷笑容。那笑容很像晚秋原野上的最後的菊花，是那種清冷的明麗。我帶了一條五彩絲線，先向他展示那絲線的完整，然後將它輕輕抖擻一下，絲線就斷為兩截了；當雲領目瞪口呆時，我輕輕倒一下手，絲線又連綴到了一起。雲領嚥了一口唾沫，回身看了一眼父親，很無助的樣子。獨臂人警覺地看着我，拈起一塊磨腳石對我說，你天天來我家的攤位，這個白送給你，算是我的一點心意。我接過火山石，掂了掂，把它又還給獨臂人。

雲領不再變戲法了，他定定地盯着我，問我怎麼也會幹這個。好像我搶了他的飯碗，他的神情中帶着濃濃的委屈和隱約的憤怒。我想告訴他一個魔術師的妻子做這點小把戲算不得什麼，可我沒有說。我鼓勵沮喪的雲領接着做生意，我不過是想逗逗他玩而

已。獨臂人這纔對我和顏悅色，他送給我兩枚泉水煮蛋。我拿着雞蛋剛散步到另一個賣火山石的攤牀前，雲領追了過來，氣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，什麼也不說，滿懷乞求的樣子。我問他，你爸爸讓你討要這兩隻雞蛋的錢？他搖了搖頭。我又問，你想讓我再買幾塊磨腳石？他依舊搖了搖頭。他猶豫了許久，才吞吞吐吐地問我住在哪座旅館，說他散了攤兒後想去找我。我笑了，問，你想跟我學魔術？他的眼睛立刻就溼潤了，他急切地問，你真的是魔術師？我笑着搖搖頭，他似乎有些失望。不過當我告訴他我住的旅館的名字和房間號碼時，他還是顯出熱情，我說完後，他重複了兩遍，以求記牢。

夜幕降臨，泡溫泉的人少了，去娛樂的人多了。三山湖景區的咖啡屋、餐館、酒吧、按摩屋、歌廳、檯球室和保齡球館燈影燦爛、人聲鼎沸。在景區的西北角，聚集着一羣放焰火的遊客。大多的遊客來自禁放焰火的大都市，所以三山湖設置了這樣一個自由放焰火的娛樂項目，深受遊客喜愛。夜幕如一塊

巨大的沉重的畫布，而在半空中明媚升騰變幻着的焰火則如滴滴油彩，將這塊本無生氣的畫布點染得一派絢麗，歡呼聲和着焰火的妖嬈綻放陣陣響起。我遠遠地看了會兒焰火，就回客房等待雲領。

雲領不是自己來的，當敲門聲響起，我打開房門後，發現站在昏暗走廊裏的，還有獨臂人。他們見了我並不說話，只是笑着。大人和孩子的笑都不是發自內心的，所以那幾團笑容讓我有望見陰雲的感覺。我將他們讓進屋門。

雲領的裝束與白天一模一樣，連草帽還戴在頭上，看來這草帽並不是爲了遮陽的。而獨臂人則換下了白汗衫和藍褲子，穿上了一套黃綠色的套裝，這使瘦削的他看上去格外像一株已經枯黃了的草。雲領比獨臂人顯得要大方一些，他不請自坐在窗前的沙發上，還欠着屁股顛了幾下，大約在試探沙發的彈性。已經被無數客人壓迫得老朽的沙發，發出啞啞的叫聲。獨臂人呢，他大約覺得沙發是奢侈品，他打量了它半晌，最後還是坐在

了梳妝鏡前的一把硬木椅子上，而且坐得很端正。我倒了兩杯白水分別遞給他們，獨臂人慌張地站了起來，連連說他不渴，將水接過來後放在了梳妝檯上；雲領呢，他痛快地接過杯子，託在掌心旋轉着，問我，你能把白水變成紅水嗎？我說不能。雲領笑着說我能，他的手抖了一下，那杯水就是紅色的了，不知他眼疾手快地往水裏投了什麼顏料。獨臂人訓斥兒子，雲領，你不是來學習的嗎？怎麼這麼不謙虛，白白糟踐了一杯水！雲領說，這是食用色素，藥不死人，怎麼就不能喝呢！說完，咕嘟咕嘟地將那杯水一飲而盡。

獨臂人呵斥雲領的那番話，已經讓我明白他們來這裏的意圖了。果然，獨臂人懇求我，希望我能教雲領幾套新的招數，因為他下午時見我能把五彩絲線斷了又連接上，一看就身手不凡，是大地方來的魔術師。而雲領會的招數，客人已經不覺得新鮮了。說完，他用那唯一的手從褲兜裏掏出一百元錢，將它放在梳妝檯上，說，就當是學費了，你別嫌少，你要是願意，明兒再去我的攤子拿幾塊

磨腳石！

到了這種時刻，我只能如實告訴他，我只會這點小把戲，真正懂魔術的是我丈夫，可他不久前去世了。獨臂人“啊啊”地叫了兩聲，說着對不起，我沒有想到會是這樣。他繼而問我，魔術師是怎麼死的？我告訴他是一輛破爛不堪的摩托車撞死了他。獨臂人嘆了一口氣，說，這就是命啊，像雲領他媽，一條小狗就要了她的命！

獨臂人對我說，以前他和妻子一直在三山湖景區做工，他為客人放焰火，妻子則受僱在髮廊工作，她剃頭剃得好。來三山湖度假的都是些有錢人，他們不僅帶着情人來，有的還抱來自家的寵物，非貓既狗。那些狗沒有個頭大的，一個個嬌小玲瓏，有的頭上還扎着蝴蝶結，拾掇得比小女孩都漂亮。有一天，髮廊來了一個抱着小狗的女賓客，雲領他媽給她剪頭髮時，它還安安靜靜地呆在主人懷裏，可當她為客人噴摩絲時，小狗以為主人受到了威脅，跳起來咬了雲領他媽的手，把手背給咬破了。女賓客倒也不是個

吝嗇的主兒，拿出二百塊錢，讓雲領他媽去打狂犬疫苗。髮廊的老闆娘對雲領他媽說，一隻小狗，天天又洗澡，比人都乾淨，能有什麼病菌啊，這錢不如分了算了。於是，老闆娘留下一百，雲領他媽拿回一百，覺得撿了個大便宜。那傷口好得很快，結痂後又長了新皮，可是幾個月後，妻子突然間變了個人似的，她整天暴躁不安，常常和客人大吵大鬧，只要拿起剪刀，想的就是給客人剃光頭，老闆娘辭退了她。原想着她回到家後就會安靜了，可她照例鬧個不休，她最不能看見水，一見了水就會哆嗦在牆角。家人把她送到醫院，診斷是患了狂犬病，沒有多久，人就死了。獨臂人說到這兒，聲音哽咽了，雲領大約也跟着難受了，他說要撒泡尿，跑到衛生間去了。

獨臂人說，雲領很忌諱別人說他媽媽死了，他總說她去了另外的地方了。他從不去媽媽的墳上，說是媽媽沒有呆在土裏。這兩年陰曆七月十五的夜晚，他總是提着一盞河燈獨自出門，說是單獨去會他的媽媽，別人不

能跟着。他去哪裏放河燈，連他這個做父親的都不知道。想必他走了很遠很遠的路，因為他回來時，總是午夜時分。獨臂人說，後天又是七月十五了，雲領那天晚上又得出門了。咳，我真不放心他一個人走夜路。

雲領從衛生間出來了，他紅着眼圈，似乎剛剛偷偷哭過，可臉上卻做出無所謂的表情，他聳着肩，抱怨這家旅館的衛生間小，沒有其他湖畔山莊的大，做出一副見多識廣的樣子。我問他為什麼晚上還要戴着草帽，他此時露出了真正屬於兒童的天真笑容，說，我尋思你能教我變戲法呢，你看——

雲領摘下草帽，只見草帽的底部嵌着個鑲着紗布的膠圈，將密封的膠圈輕輕一掀，就可看見藏在裏面的紅綢帶、白手帕和火山石打磨出的項鍊等物件。不用說，這是他為變戲法而設置的一道機關，是他的魔法的後花園。

獨臂人對雲領說，阿姨不是魔術師，這下你死了心了吧？天晚了，阿姨該歇着了，咱回

家吧。

雲領答應着，將草帽扣回頭上。我將梳妝檯上的錢拿起，還給獨臂人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接了，攥在手心中，說，明兒你去我那兒再選幾塊磨腳石，帶回城裏送人去吧。

我對獨臂人說不必了。我轉向雲領，請求他七月十五放河燈時將我也帶上。雲領看了看父親，又看了看我，最後盯着自己的鞋尖又看了半晌，纔對我說，你要是給你家魔術師放河燈，我就帶着你。我說當然了，我不會給別人放河燈的。雲領又說，你別穿高跟鞋，路很遠。我點了點頭。雲領就對父親說，那你今年得多做一盞河燈了。

七月十五的夜晚，我早早就吃過飯，換上旅遊鞋在房間裏等雲領。站在窗前，可望見升騰着的焰火。焰火是人世間最短暫又最光華的生命，欣賞它的輝煌時，就免不了爲它瞬間的寂滅而哀嘆。七點左右，雲領來了，他仍然穿着藏藍色的衣服，不過沒戴草帽，這使他看上去顯得高了一些。他挎着一隻腰鼓

形的竹籃，籃子上放着一束紫色的野菊花。我想河燈一定掩映在野菊花下。

月亮已經走了一程路了，它彷彿是經過了天河之水的淘洗，光潤而明媚。我跟着雲領走出三山湖景區，踏上一條小路。

明月中的黑夜就不是真正的黑夜了，不僅小路清晰得像一條閃着銀光的緞帶，就連路邊矮樹叢中的各種形態的樹葉也能看得清楚。我問雲領要走多遠，他說到了地方你就知道多遠了。我又問他，你爸的胳膊是怎麼沒了的？雲領說，他不是在景區給遊人放焰火麼，我媽走了的第二年，有一個南方來的老闆非讓我爸手託着大禮花給他放，那天是那個老闆的生日。禮花有一個紙箱那麼大，值一千多塊錢呢。我爸幫他放這個禮花，他給二百塊錢。哪知道這禮花跟炸藥包一樣勁大，一點着火就把我爸掀了個跟頭，焰火上天了，我爸的一條胳膊也跟着上天了。從那以後，他才帶着我賣火山石的。

我嘆息了一聲，聽着雲領的腳步聲，看着月

光裏挾着的這個經歷了生活之痛的小小身影，驀然想起蔣百嫂家那個轟鳴着的冰櫃，想起蔣三生，我突然覺得自己所經歷的生活變故是那麼那麼的輕，輕得就像月亮旁絲絲縷縷的浮雲。

穿過一片茂密的樹叢後，雲領問我聽到什麼沒有？我停下來，諦聽片刻，先聞幾聲鳥語，接着便是淙淙的水聲。雲領對我說，清流到了。

據云領講，清流是離三山湖最遠、也是最清澈的一條小溪。他媽媽曾對他講，一個人要是丟了，只要到清流來，喚幾聲他的名字，他的魂靈就會回來。

月光下的清流蜿蜒曲折，水聲潺潺。這條一腳就能跨過去的小溪就像固定在大地的一根琴絃。彈撥它的，是清風、月光以及一雙少年的手。雲領放下籃子，撩開野菊花，取出兩盞河燈，又取出火柴，一一將它們點燃，將一盞蓮花形的送給我。他對我說，他媽媽喜歡吃南瓜，所以他每年放的河燈都是南瓜

形的。雲領先把幾枝野菊花放在清流上，然後怕我攪擾了他似的，捧着河燈去了上游。我打量着那盞屬於魔術師的蓮花形的河燈，它用明黃色的油紙做成，燭光將它映得晶瑩剔透。我從隨身的包中取出魔術師的剃鬚刀盒，打開漆黑的外殼，從中取出閃着銀光的剃鬚刀，摳開後蓋，將槽中那些細若塵埃的鬚鬚輕輕傾入河燈中。我不想再讓浸透着他血液的鬚鬚囚禁在一個黑盒子中，囚禁在我的懷念中，讓它們隨着清流而去吧。我呼喚着魔術師的名字，將河燈捧入水中。它一入水先是在一個小小的旋渦處聳了聳身子，彷彿在與我做最後的告別，之後便悠然向下遊漂盪而去。我將剃鬚刀放回原處，合上漆黑的外殼。雖然那裏是沒有光明的，但我覺得它不再是虛空和黑暗的，清流的月光和清風一定在裏面盪漾着。我的心裏不再有那種被遺棄的委屈和哀痛，在這個夜晚，天與地完美地銜接到了一起，我確信這清流上的河燈可以一路走到銀河之中。

從清流返回的路上，我和雲領都沒有講話。

月亮因爲升得高了，看上去似乎小了一些，但它的光華卻是越來越動人了。我們才進三山湖景區，就望見獨臂人像棵漆黑的椴樹一樣，候在月光下。我謝過這對父子，回到旅館，換下旅遊鞋，清清爽爽地洗了個澡，將裝着剃鬚刀的盒子放在牀頭櫃上，半倚牀頭，回味着這次旅行。突然，我聽見盒子發出撲簌簌的聲音，像風一樣，好像誰在裏面竊竊私語着，這讓我吃驚不已。然而這聲音只是響了一刻，很快就消失了。不過沒隔多久，撲簌簌的聲音再次傳來，我便將那個盒子打開，竟然是一隻蝴蝶，它像精靈一樣從裏面飛旋而出！它扇動着湖藍色的翅膀，悠然地環繞着我轉了一圈，然後無聲地落在我右手的無名指上，彷彿要爲我戴上一枚藍寶石的戒指。